



藝海珠塵

14  
1627  
7



門 4  
號 1627  
卷 7



藝海珠塵

子部小說家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雲夢 左 瀟 近光校

江漢叢談

陳士元纂 士元字心叔湖廣應城人明嘉靖甲辰進士官灤州知州有歸雲別集外集

序

余年景就衰髮蒼齒豁瞳光遜於少壯無復閱書之勞  
今歲里井告豐余時時出郊躡場圃與田更野叟班荆  
坐嘯或饋黃雞白酒輒陶然一醉頓忘畦畛豈非無懷  
葛天之世至快樂民哉以故余不與儒宿詮經史誦陳

藝海珠塵

江漢叢談卷一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25 10 30  
藏 茶

言以為衰年無益徒自苦乃有公安友生成仁卿世奉  
檄校楚志道經應城造余環碧園訊楚中古昔奇事余  
未之應也仁卿固訊不已余乃據所訊漫答之侍童錄  
為二卷題曰江漢叢談篇無倫次言無續藻不暇刪矣  
嗟乎躁人辭多大易所戒覽者其亦譙余衰年而躁哉  
隆慶六年秋八月中秋後二日應城陳士元心叔甫書

卷一目錄

風后 舜陵 舜如 宛委 息壤 元夷 九井  
有南 鬻子 隨珠

卷一

風后

成仁卿問風后國答曰風后風國之侯伏羲裔也皇甫  
士安謚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  
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  
有姓風名后者哉於是依占而求之得風后登以為相  
廖鳴吾道南楚紀云黃帝披山通道南至於江登熊相  
得風后於竟陵以為相今承天府景陵縣東北五華山  
椒有伏羲廟舊志以為古風國地宋儒胡明仲寅廟記  
不及古風國童士疇承敘沔志云胡記不及古風國者  
蓋疑之也又云左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邑於濟上

杜元凱預注四國伏羲後封近於濟皆魯附庸則今風城非伏羲後矣余謂童未深考也夫杜以伏羲後近濟者據左傳所載四國耳羅長源泌路史載伏羲之後封國者十有九而風國居其首堯誅大風禹訪風后皆其胤也安得謂伏羲後無風國邪李弘憲吉甫元和郡縣志云復州竟陵縣本古風城古之風國即伏羲風姓也南臨汶水汶水者澠水也禹貢三澠是已武德中置汶川縣隸沔風城在其北若然安得謂伏羲後無風國在景陵邪

舜陵

仁卿問舜陵答曰永州志云帝舜陵在九疑山一名承陵禮記檀弓云舜葬蒼梧之野司馬子長遷史記云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歸葬零陵之九疑又載於家語皇覽竹書世紀而樂子正史太平寰宇記張叔範堯零陵志楊廷秀萬里揮塵錄王仲言明清亦有吳格甫致堯九疑考古並述之楚靈王作臺象焉國語吳王夫差將伐齊申胥諫曰昔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疑山其水旋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秦皇漢武皆嘗望祀宋置守陵五戶國朝布在祀典仍建廟簫韶峯下余謂舜葬九疑非實孟子言舜卒於鳴條今安邑有舜墓又有鳴條陌是其證也而鄭康成

元乃以鳴條爲南夷地謬矣舜旣禪禹豈復巡狩於荒  
服外哉書云陟方乃死說者以陟方爲巡狩韓退之愈  
云地傾東南南巡非陟也陟者升也方乃死者釋陟爲  
死也蘇子瞻軾亦云陟方猶升遐乃死爲章句後世遂  
以爲經文故汲書紀年帝王之崩皆曰陟書云在位五  
十載陟者紀舜之崩也何謂南巡哉他傳又云舜伐苗  
民崩於蒼梧夫伐苗者禹也已竄三危矣何得勞無爲  
之舜於耄期之時邪歐陽永叔修詩云虞舜老倦勤薦  
禹爲天子豈復有南巡迢迢渡湘水是也都元敬穆聽  
兩記談云史言舜南巡崩於蒼梧之野今舜塚乃在零

陵之九疑九疑去南岳千有餘里蒼梧在廣西域內去  
九疑又數百里書云舜南巡守至于南岳豈又幸九疑  
遂崩而葬其地乎孟子言舜卒於鳴條鳴條在東方夷  
服今又不聞有舜陵孟子去古未遠而傳聞猶未免若  
此况後世乎是元敬亦有疑於九疑舜陵也羅長源云  
象封有鼻故墓在始興有鼻者有庫也卽今道州而九  
疑之墓或象塚耳不然商均窆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  
東蒼梧之野舜子商均之所葬也而元次山結九疑山  
圖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商均徙此因葬之而後世遂  
以爲舜陵邪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

得笙白玉之瑄十二枚呂氏不韋春秋戴延君德大戴禮伏子賤勝尚書大傳許叔重慎說文應仲遠勅風俗通陳晉之暘樂書范蔚宗暉後漢書皆言昔西王母獻舜玉瑄注云西王母神也曾伯端慥集仙錄亦云舜在位西王母使獻白玉瑄以和八風則白玉之瑄為舜之寶器明矣胡為乎藏於零陵哉無乃帝舜諸子分封巴陵上虞衡山江華等國各錫寶器如成周錫封之制而商均則得白玉之瑄遂傳流零陵邪又按舜陵載在山海經者非一說也海內南經蒼梧山帝舜葬其陽又大荒南經帝舜葬於岳山又海內北經有舜臺臺即陵也

又海內朝鮮記南方蒼梧之泉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夫山海經世稱伯益作而長沙零陵乃秦漢郡名則知此書多後人附益而九疑舜陵渺不可信矣又寶積記云舜葬於蒼梧有鳥自丹州而來吐氣名曰馮霄能銜土成丘墳舜墓鳥所營也集仙錄又云舜瞋目端坐乘空而至南方之國其中有九疑山焉歷數既往歸理茲山集仙錄云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住黃庭觀見空中大仙謂妙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云乃命侍臣以駐景靈丸授妙想妙想去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真源賦云舜因南巡走馬逐鹿同飛蒼梧莫知所去王仲任充論衡書虛篇云舜葬蒼梧象為之耕

四說尤妄誕不足辯

舜妃

仁卿問舜妃墓答曰一統志云舜二妃墓在黃陵廟西  
 又云黃陵廟乃漢荆州牧劉景升表建以祀舜二妃之  
 神昔舜南巡崩葬蒼梧二妃娥皇女英堯二女也尋舜  
 不及死沉湘間國朝命有司以六月六日致祭焉唐高  
 千里聯詩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  
 珠淚知多少直到于今竹尚斑劉文房長卿詩云蒼梧  
 在何處斑竹自成林點點留殘淚枝枝寄此心蓋長沙  
 郡縣多斑竹乃自宇宙生竹以來本有種類若此而世

傳舜崩二妃攀竹悲哀淚滴竹上成斑故高劉詩意及  
 之然堯女舜妃之說則始於秦博士妄對耳史記秦本  
 紀始皇二十六年巡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  
 幾不得渡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堯女舜之妻  
 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  
 而羅君章含度博平尚並斷以黃陵為堯女舜妃之墓  
 鄭康成張茂先華酈善長道元皆謂大舜南巡二妃從  
 征溺死湘江神遊洞庭之山而出入乎瀟湘之浦遂指  
 楚辭湘君湘夫人以實之何其不深研也郭景純璞云  
 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豈應下降小水而為夫人王

善海珍唐  
叔師逸韓退之並有辨沈存中拓云舜陟方時二妃皆百餘歲豈得俱存猶稱二女哉其說誠是但未考黃陵舜妃墓及瀟湘二女之故惟路史發揮則以黃陵爲癸比氏之墓瀟湘二女乃帝舜女也癸比氏帝舜第三妃而二女皆癸比氏所生一曰宵明一曰燭光汲簡及世說皆載之山海經所謂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若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則又洞庭山神豈謂帝女哉帝王世紀云舜三妃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今女英墓在商州蓋舜崩之後女英隨子均徙於封所故其卒葬在焉而癸比氏則亦同二女徙於瀟湘之間故其卒葬在

此耳山海經云舜之二女處於大澤光照百里大澤者洞庭也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至今湘神分風送客威靈暨於百里與山海經之說相合則湘祠爲祀舜二女而黃陵墓爲癸比氏所葬不有明徵乎陸士規黃陵廟詩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帝子者蓋謂帝舜女也而黃長伯思又謂帝女者天帝之女翁養源從其說遂述於湘江圖志斯失之遠矣

宛委

仁卿問宛委聖記答曰趙長君晁吳越春秋云禹按黃



帝中經見聖記在九疑天柱號曰宛委承以文玉覆以  
 磐石其書金簡玉字禹乃南巡登衡嶽宛委山得治水  
 之記今响嘯山有禹科斗碑向藏地中韓退之劉夢得  
 禹錫並有禹碑詩皆聞而不及見國朝嘉靖初有人掘  
 地得碑遂摹搨傳世楊用修真沈鑑各有釋文湛原明  
 若水有跋徐靈期南岳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  
 山之高即此碑也於乎禹治水萬世稱神禹者豈虛哉  
 洪水為災非神術何由致力矣集仙錄云雲華巫山神  
 告禹曰太上愍汝之志將授靈寶之文陸策虎豹水制  
 蛟龍馘邪檢兇以成汝功因授上清寶文又得庚辰虞

余之助益稷遂導流決川奠五岳別九州天錫元圭以  
 為紫庭真人而馬永卿於宋紹興十七年過巫山撰神  
 女廟記亦稱禹得玉篆之書開山疏水無不如志又李  
 佐於漢永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古岳瀆經  
 第八卷奇字蠹毀不能解譙允南周解云禹治淮水三  
 至桐栢山驚風迅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  
 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栢千君長稽首請命  
 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澗水  
 神無支無支祈善應對言語形若猿獠縮鼻高額青  
 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趨疾利

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田  
 烏木田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鳴脾桓胡木彪水  
 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持戟逐去頸鎖  
 大械鼻穿金鈴徒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而釋  
 氏以爲泗州僧伽之所降水母者羅長源嘗辯其非矣  
 大哉神禹之力世儒不得聞其槩今之黃冠覆斗罡戟  
 指書空者輒稱禹步禹訣焉諸葛孔明亮黃陵廟記云  
 僕總師趨蜀道觀江山之勝乃見石壁間神像宛然如  
 畫前豎一旌旗右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  
 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水不誣也夫世人有道術者亦

能制蛟螭之怪如許敬之遜斬蛟之蹟往往顯著楚中

姑亡論而習彥威鑿齒襄陽耆舊傳云城北沔水有蛟

患鄧遐守襄拔劍入水蛟遠遐足遐揮劍斬之遂無蛟

患晁元采百揆潯陽記云城東橋水有蛟常爲百姓害

董奉書符呪水卽見蛟死浮出水面又原化記云種園

張老以法禁龍荆湘僧居近水有龍時挾雷雨出六種

法龍潛告僧曰某乃龍也住此水多年今爲張老所禁以

命在危急請和尚救之願酬一寶珠僧如其言以告張

老張老曰和尚勿救此龍若受其珠後悔無及僧懇請

不已張老乃放龍移出潭水張老去後雷雨忽作壞僧

舍奪其珠又裴劍傳奇云西域異僧金剛仙能攝龍於瓶中

開成初僧金剛仙西域人居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善拘

鬼魅制蛟螭錫杖一聲召雷立震後欲歸天竺乃於峽

山潭畔搖錫而呪水開見底以餅張之有一泥鰕長三寸許躍入餅中語寺僧曰此龍也吾至海門以藥煮為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平地是夜龍王化白衣叟持黃金百兩以餽寺僧懇請捨其龍金剛仙傾鰕於潭泛舟而歸况神禹以聖德授神靈之秘能驅役天丁疏理地脉者乎然水中龍蛇逞怪最難除嘗讀禹穴紀異及壩城集大禹治水元輿錄皆言禹導岷山至於岐中實為上古鬼神龍蟒之宅見禹至護惜巢穴作為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禹乃仰空而嘆俄見神人狀類天女授禹太上先天呼召萬靈玉篆之書且使其臣狂章黃麾大醫童律為禹助禹於是呼吸風雷役使鬼神驅逐龍蟒始能治水異哉此禹之所以稱神也故孟子論禹治水

既曰掘地距海矣而又有驅龍蛇之文驅之云者豈無法術哉古有參龍氏御龍氏蓋以馴龍得姓左傳蔡墨對魏獻子舒甚詳而周禮秋官有壺涿氏其職主於殺水神水神死則淵為陵又葛稚川洪所撰抱朴子云西域方士能禹步吹烝龍即浮出十餘丈更吹之輒縮至數寸撿取入壺遇旱發龍入潭又禹步吹之復長十數丈須臾雨至矣李重規百藥北齊書云晉陽有人明法術曰我本恒岳仙人謫至此汾水暴漲臨水禹步以符投水流便絕徐自沙石上渡焉此或神禹之遺法也於乎余嘗玩岫嶺禹碑而憾宛委聖記不傳於後世治

水使者不得續禹之績天意謂何可為浩嘅已

息壤

仁卿問江陵息壤答曰息者生也言土壤生長不已也  
江陵圖經云子城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狀去之一夕  
輒復如故溟洪錄云唐元和初裴宇鎮荊州掘之深六  
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江陵城制其石中空徑六尺  
八寸甚工緻命徙置藩籬間毀之是春淫雨四月不止  
潦漲莫遏人抱為魚之憂會洛中道士歐獻博學多聞  
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弗及令陶範為江陵  
城制內廣六尺八寸樓櫓門闕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

步掘深六尺埋之淫雨當止裴從之其夕土復隆起一

統志云裴復埋舊石雨止與溟洪錄陶範之說稍異其

後高遵聖從誨鎮荊州出經其處問書記孫孟文光憲

對曰伯禹治水自岷至荆定彼原泉之穴慮萬世下或

有泛溢爰以石屋鎮之耳又王子融旭息壤記云慶歷

甲申余以尚書郎涖荊州自春至夏不雨遍走羣祀五

月壬申與郡僚過此地無復隆起而石屋檐已露請掘

取驗雖致水沴亦足為快因具畚鍤實土數百擔以備

俟且從事是夕雷雨大至遠近沾洽亟以馨俎薦答醫

博士張若水者年逾七十因言兒時見大諫臧夢詩丙

善每朱一江漢叢談卷一

嘗以久旱發之數尺巨石如屋四面爲柱爲牖其南隱  
出門闔百夫莫動乃糜以巨索牽水兜二石蹄出之大  
雨而止未及窮其石城因覆以屋繪爲風雷之像陳希  
元堯佐又易以神龍像皇祐三年子融致仕始記焉蘇  
子瞻息壤詩序云息壤旁有石不可犯畚鍤所及輒復  
如故又頗致雷雨歲旱屢發有應羅長源亦云江陵之  
壤鎮鎮水旱而高子勉荷息石詩序云息石在江陵莊  
嚴寺且謂韞玉之石則妄矣又玉堂閒話云江陵南門  
之外雍門之內東垣下有小室一所高尺許詢其州人  
曰此息壤也禹堙洪水茲有海眼泛溢無恒禹鑄石造

龍宮寘於穴中以塞水脈劉安淮南子亦云禹以息壤  
堙洪水而山海經則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  
洪水帝怒令祝融殺之羽山是鯀用息壤而殛死禹用  
息壤而成功後世紛然致駁莫得其說朱元晦喜楚辭  
辯證云天問補注引山海經鯀竊帝息壤帝令祝融殛  
之所謂帝者上帝也上帝欲息此壤不欲使人干之故  
鯀竊而帝怒使祝融之神誅鯀然禹亦竊以治水上帝  
不怒何上帝喜怒不常如此也楊用修丹鉛摘錄云說  
文謂壤柔土也山海經所謂鯀竊帝之息壤蓋指桑土  
稻田可以生息皆君所授於民者故曰帝之息壤鯀治

水不順水性而力與水爭決耕桑之畝畝坊淫潦之洪流故曰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此說異於衆說而荆州圖經所載皆畧而不論矣又永州亦有息壤永志云城南故龍興寺東北陬有堂堂之地隆然而起狀若鷓鴣吻色若青石出地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初爲堂時夷之而益高凡持鍤者盡死人以爲神自是不敢犯柳子厚宗元以爲夷之者或不幸而死土烏能神爲記以辯之謂史記有地長之占甘茂盟息壤蓋其地有是類也按甘茂傳云秦王迎甘茂於息壤注謂息壤秦邑名余謂息壤與地長之占不同班孟堅固漢書云元帝時臨滌地

湧六里崇二丈所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起覆草如馳道狀劉昫唐書云垂拱二年新豐有山湧出建中初魏縣有地數畝忽長崇數尺柯奇純維驥宋史新編云天禧五年襄州道側湧起高三丈許長三丈濶八尺此則地長之占非息壤也中又黃初仁卿問玄夷蒼水使者託夢授書答曰高山大川神靈炳耀昔人記之矣六帖云禹傷父功不成乃巡衡山血馬以祭仰天而嘆忽夢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山神書者齋焉禹乃退齋三日遂獲金簡玉字

之書蓋山神託夢靈應如此澧州志云宋汪安行以武  
陵郡丞攝守澧陽移攝巴陵明年夏方歸故官道田安  
鄉阻風五日遣人持書禱於黃山行祠卽得吉卜夜夢  
烏巾紫欄者來謁云詰朝可行矣他日吾邦使君敢不  
告旣寤風果息秩滿遂遷澧守皆如神言紹興改元安  
行乃書靈應於廟中又黃陵廟靈應尤異歐陽永叔嘗  
與蘇子瞻言曰修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  
同年丁元珍寶臣適來京師夢與修同舟沂江入一廟  
拜詔堂下修班元珍下方拜時神像爲起旣出門見一  
馬隻耳覺而語修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修

亦貶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泝峽謁黃陵廟入門惘然  
皆夢中所見修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前鑄石爲馬  
缺一耳相視驚愕修乃留詩廟中私識其事其後蘇子  
瞻過黃陵廟詩有廟前行客拜且舞擊鼓吹簫屠白羊  
之句則黃陵靈應可知又沙門文瑩玉壺野史云寶元  
元年朱正基以駕部郎爲峽州守一夕夢一吏云城隍  
神遣吏督修夷陵縣廨宇不宜後時朱不甚異連三夕  
夢如初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夷陵令已及荆門朱因  
夢待永叔特異夫朱守峽州蓋與判官丁元珍同時而  
永叔乃宋代人物宜爲鬼神所欽預徵之夢况大禹負

平世之任其山神託夢授書豈偶然哉  
仁卿問神農九井答曰羅長源路史謂神農母安登感  
神於常羊生神農於列山之石室生而九井出焉列山  
者厲山也在今隨州盛弘之荊州記云江夏郡隨縣北  
界厲鄉村南重山井在山北重塹周之廣一頃一十畝  
內有地名神農宅神農生此神農既生九井自穿舊說  
汲一井則八井皆動樂子正寰宇記云九井在隨縣北  
百里不敢觸犯今惟存一井即其處為神農社里人年  
常祀之夫神農生而九井出此神農之所以為神也

符命之說哉袁彥伯去後漢紀云光武生於春陵望氣  
者嘆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光武與兄伯升續起兵  
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燭天卒能中興漢室春陵在今  
縣本漢泠道縣地節侯買之封國也元帝時沔沔志云張  
能封南陽仍號春陵在今襄陽府棗陽縣  
文德興世竟陵人居臨沔水先無洲嶼文德初生門前  
忽生洲寢大及文德為方伯而洲遂至十餘頃李延壽  
南史云江陵九十九洲古老相傳洲滿百則應天子桓  
立為荊州刺史懷異志乃破其一以應之隨即漂散宋  
文帝為宜都王在藩時忽一洲自立明年文帝即位桓  
溫構禍前洲復沒梁武帝太清末年枝江之浦復生一



洲明年梁文帝卽位承聖末年其洲與大岸相連惟九  
十九洲耳據細可以揆大稽近可以測遠神農九井自  
穿詎不足信邪奈何世儒諱談符命卽楚南公三戶亡  
秦之言亦不知何所指授三戶地名項羽渡三戶津破章邯軍遂滅秦乃使  
兇人昧乎天命謂智力足以篡奪遂甘心不軌如武陵  
張文表江陵王延範以及黃岡歐普祥沔陽陳友諒輩  
或因一夢一讖輒興亂而被誅豈知符命哉自漢以來  
談符命者推衍穿鑿流爲讖緯王莽公孫述旣以速禍  
而隋煬帝唐太宗武韋二后又因之以濫殺乃疑上古  
帝王符命不足信斯亦矯枉太過而不究聖人圖書精

蘊神以知來百世可知之說非虛誑也

有南

仁卿問有南赤龍答曰有南赤龍者商湯後也路史云

有南以二臣勢均爭權而分出汲冢後有南仲翊宣王

以中興羅莘注云湯八世孫盤庚自湯至盤庚十七世今云八世誤如

姜氏夢赤龍入懷孕十有二月生子有文在手曰南遂

封之南國號有南赤龍楚地記云漢江之北爲南陽漢

江之南爲南郡並以古南國得名耳詩稱江漢爲南國

之紀說者謂在豐鎬南也安知不指南時侯國名哉古

者人生有文在手或以爲名氏或以胙茅土如周不窋

生子手文曰鞠是爲鞠陶唐叔虞魯公子友皆以手文  
爲名世說云周昭王夫人觀白雲有孕而生子左手文  
曰公右手文曰羽乃賜姓翁氏左傳魯桓公母仲子宋  
武公女也仲子手文曰爲魯夫人他書所載此類甚多  
微乎宵哉若有神物預定焉者不可以常理詰已

鬻子

仁卿問鬻子熊年九十爲文王師答曰世說云鬻子楚  
之先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  
麋已老矣坐策國事臣尚少也鬻子題宋景濂濂謂鬻  
子書二十二篇藝文志屬之道家而小說家又別出十

九卷今世所傳者出祖擇之無擇所藏止十四篇其文

質其義弘實爲古書無疑近時沈子津百家類纂則以

鬻子屬之雜家云余謂成王封鬻熊曾孫繹於楚之丹

陽即今賜以子男之田益以鬻子嘗有勤勞封其後以

報之事載左傳國語呂覽風俗通等書甚明而孟子稱

伯夷太公二老歸文王而不及鬻子桓君山譚新論云

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秦之百里奚咸有大才皆年七十

乃升爲王霸師君山言太公亦不及鬻子此其故何也

韓嬰韓詩外傳云文王師於錫疇子斯劉子政向新序

云文王學於時子思茲皆不經見豈可謂鬻子非文王

師邪戰國策云楚丘先生年七十往見孟嘗君田文孟  
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  
先生曰君謂我老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  
麋鹿搏虎豹乎吾則老矣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  
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何老之有  
是楚丘先生之言蓋祖述嚮子耳歐宋新唐書云襄陽  
張孟將東之為荊州長史狄懷英仁傑薦之曰其人雖  
老宰相才也後為相知政事翼輔中宗復位年八十餘  
封漢陽郡公長沙志云陳光問讀書靈巖山中年過六  
十始同曹夢徵松等登第時稱荆南五老榜今隆慶辛

未科余友公安劉惟明珠年六十六始登第人之祿位  
壽算不有定命哉命定於天則出處老少皆非人力所  
能參也楚人年少有名者未暇悉舉如江夏黃子琰琬  
江陵庾慎之肩吾皆七歲能賦詩襄陽杜子美甫湘鄉  
賀德英桂陽司馬李重規皆七歲能屬文江陵劉思真  
之遜瀏陽歐陽原功立皆八歲能屬文零陵樂成之龍  
江陵岑參皆九歲能屬文乃若茶陵譚珍卿昭實則七  
歲應童子科登上第其謝啟有七歲遠離於膝下九經  
流出於胷中之句啟傳禁中理宗見而異之國朝李賓  
之東陽四歲能書大字景帝召見抱置膝上六歲再召

試尚書大義稱旨後爲相卒贈太師諡文正嘉魚李茂卿承芳生甫七月能以筋畫灰作土地二字此皆稟賦異常者也

隨珠

仁卿問隨侯得蛇珠之報答曰于令昇寶搜神記云隨侯行見大蛇被傷而活之蛇銜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是爲隨侯珠一名明月珠顏惟喬木隨志云斷蛇丘夜光池在州城西卽隨侯得珠處余揆隨侯活蛇得珠而知天道好生非獨昆蟲靈異亦有鬼神默相焉爾此與魚鶴報珠何異哉三輔黃圖池沼類引

三秦記云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爲神池其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去魚見夢於武帝求去其鈎帝戲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邪乃取鈎放之又三日帝復遊池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邪謝去咎維新合璧事類引搜神記云孝子噲參見有玄鶴爲弋人所射參收養療治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啄門參執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此雖非楚中事亦可以類徵矣又房玄齡喬晉書云咸康中毛碩寶守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陷赴江者

莫不沈溺獨養龜軍人披甲投水覺如墮一石上視之  
乃先所養龜載之既至岸龜迴顧而去黃州志云府城  
大江之濱有白龜渚卽此事而百川學海則謂毛自放  
龜不謂軍人也與晉書異又陰勁弦時遇韻府羣玉橋  
渡蟻注云二宋少時有胡僧相曰小宋名祁字子京他日魁  
天下大宋名庠字公序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曰  
公丰神異昔如能獲活數萬人命者試思之曰堂下比  
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旁吾戲編竹以渡之  
耳僧曰是也小宋今年首捷公亦不出其下及唱第祁  
第一庠第十章憲太后謂弟不可先兄乃擢庠第一而

寘祁第十今應山城南有渡蟻橋蓋後人作橋而擬其  
名者又李明遠助太平廣記云劉宋文帝元嘉三年劉  
樞自江陵歸鄂泊洲上月夜飲酒忽二人扣舟求謁樞  
延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卽卧於飲處樞異之覆以被  
天明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雖能動而甚困樞不殺  
致之江中是夕樞夢白衣二人各持一珠置卧榻前而  
去及曉見枕邊二珠各徑寸焉又余知古渚宮故事云  
梁時劉嘉會之亭爲南郡太守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  
劉不解其意既旦有人饋生鯉兩頭劉曰必夢中所感  
乃放之江其夕夢二人謝恩曰當令君延壽一算李延

氏效之其又... 二人機恩曰當令吾... 或壽一... 李... 或... 怪不... 其意... 且... 有人... 贈... 坐... 雖... 兩... 顛... 曰... 必... 夢... 中... 湘... 風... 樂... 却... 隆... 議... 會... 文... 朝... 漁... 南... 時... 水... 帝... 夢... 二... 人... 披... 李... 請... 之... 台... 命... 志... 又... 謝... 貝... 林... 變... 三... 把... 谷... 登... 長... 蓋... 又... 余... 映... 古... 齋... 宮... 婚... 事... 結... 淫... 文... 山... 中... 景... 文... 謝... 夢... 白... 如... 二... 人... 各... 持... 一... 杯... 置... 何... 繼... 前... 而... 天... 即... 舉... 杯... 與... 二... 魚... 各... 具... 正... 六... 只... 羅... 錦... 燻... 而... 甚... 困... 醉... 不... 醒... 或... 與... 同... 宴... 齊... 園... 二... 人... 具... 樂... 唱... 侶... 飲... 燻... 燻... 異... 之... 響... 以... 好... 賦... 自... 以... 刻... 畫... 得... 自... 隨... 士... 氏... 交... 贈... 醉... 二... 人... 昨... 俱... 來... 歸... 醉... 各... 善... 又... 李... 即... 鼓... 大... 平... 賈... 翁... 云... 隆... 宋... 文... 帝... 天... 熹... 三... 筆... 隆... 寘... 孤... 策... 十... 今... 飄... 山... 岫... 南... 自... 戴... 謝... 益... 資... 人... 卦... 辭... 而... 鑑... 其...

藝海珠塵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善化 蕭 大本 立夫校

江漢叢談

陳士元纂

卷二目錄

子文 孟宗 龐統 樂藹 黃母 解佩 三禁

竹王 槃瓠 空言

右二十篇凡前人多稱字注名其下重出則不注名  
 不知字者稱名凶人則稱名不稱字

子文

仁卿問令尹子文虎乳之祥答曰左傳鬬穀於菟字子文伯比之子也初伯比通於邳子之女生子文邳夫人使棄諸夢中有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石賡云穀本作教乳也借作穀謂虎於菟故名此與陸鴻漸之生相類唐書陸羽字鴻漸景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晨起聞湖旁羣鴈喧集以翼覆一嬰兒遂收養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然則子文丕著楚勳

鴻漸筆興茶利有天命矣余嘗讀生民之詩而嘆后稷之生有鳥翼羊腓之祥又讀左傳齊頃公之母惠公賤妾也頃公初生而棄諸野故名無野其棄之也亦有狸乳羶覆之異又馬貴與端臨四裔考云夫餘國王之母索離國王之侍兒也侍兒無夫而生子棄於豕牢又棄於馬欄豕馬皆以口氣噓之得不死乃收養之是為東明後乘魚鼈渡水至夫餘而為王豈由人力也哉孟子言莫為而為莫致而致此之謂矣

孟宗無名哭竹得笋答曰陳承祚壽三國吳志仁卿問孟恭武宗哭竹得笋答曰陳承祚壽三國吳志

云孟宗江夏鄘人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節將至思笋  
食時地凍無笋宗入竹林哀泣有頃地上出笋數莖持  
歸作羹供母食畢病愈人以爲孝感所致廖氏楚紀云  
今武昌靈竹院卽恭武故宅余謂至誠可以格鬼神貫  
金石徹品彙而無間卽寇平仲準之竹出於庶民哀悼  
之誠且有徵異况恭武純孝乎一統志云寇萊公初知  
巴東有惠政後貶雷州卒歸葬西京道出公安邑人皆  
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逾月視之枯竹盡生笋  
衆爲立廟祀之王關灑水燕談云公安縣民祭萊  
公見枯竹生笋成林因立公祠目其竹曰相公竹李茂

欽誠之詩云已枯斷竹再成林天爲英賢眷獨深仆木  
偃承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此則謂公安之竹係於  
萊公之精靈不係於民心之戀慕矣朱子宜衣漢陽志  
云郡城西北榴花塔宋時有婦事姑至孝一日殺雞爲  
饌姑食雞而死姑女訴於官婦坐罪無以自明臨刑乃  
折石榴花一枝插地而祝曰妾若毒姑花卽枯岸若屬  
誣枉花可復生其後花果生時人謂天彰其寃遂立塔  
花側以表其異非孝德之徵哉

麗統

仁卿問麗統見稱於司馬德操徽答曰陳承祚三國蜀



志云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德公從子也少時樸鈍未有  
識者同郡司馬德操清雅有知人鑒龐士元弱冠往見  
德操德操采桑於樹坐龐樹下共語德操甚異之稱爲  
南州士人之冠冕劉先主訪士於德操德操以諸葛孔  
明爲伏龍龐士元爲鳳雛先主舉龐士元爲耒陽令不  
治免官魯子敬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處之  
治中別駕始得展其驥足耳夫德操子敬之知龐士元  
也豈真有相術邪抑以談論相許邪如以談論則孔子  
所謂君子色莊何由判也江夏黃文偉香幼舉孝廉京  
師諺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荆門馬季常良兄弟五人

並有才名季常眉有白毛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  
良事載漢書蜀志此其評品人倫有標榜之風焉歐陽  
永叔撰胥公墓誌云胥公名元衡長沙人修年二十餘  
以所爲文見公於漢陽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於世  
留修門下偕至京師因妻以女是歐胥二公以文字相  
知耳唐李長源泌少以奇童名玄宗召見大悅曰是兒  
精神腰大於身衡州志云李長源隱居南岳祝融峯遇  
異人懶殘曰慎勿多言管取十年宰相長沙志云歐陽  
原功瀏陽人十歲時有黃冠師注目視之曰是兒神氣  
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名廊廟之器也楚紀云茹

瑞衡山人相者謂當封侯而不令終後仕至少保封忠  
 誠伯以事死於獄茲非相術有驗者乎嘗讀左傳楚靈  
 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子上鬬勃子上曰蠶目而豺  
 聲忍人也商臣果有弑君之禍又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  
 氏及椒為政攻王王滅若敖氏之宗是子上子文均知  
 相術然則相術非始於始布子卿自三代以來有之矣  
 亦非始於三代也黃帝素問論人之五態即相術何加  
 焉曹魏時王景興朗著相論云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  
 言形相之事抑亦難據故也仲尼以言信行失之宰子

以貌度性失之子羽則彼揣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  
 必矣余謂家語載孔子自言失之宰子子羽者豈孔子  
 真不知二子於其始哉蓋以二子馳心於言貌故託諸  
 身驗者警之以寓夫教誡之意耳而王景興遂以孔子  
 真失之二子是信韓非王仲任之憶說所謂矇者執燭  
 而說光瞶者執鈴而說聲豈真有所見聞而得聖人微  
 旨邪雖然古之善相如周之叔服內史漢之許負河內最  
 有名而書傳紀其效驗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二子長子  
 伯也次子難惠叔叔與夫周氏條侯亞夫而已餘無聞焉  
 也皆公孫放之子唐柳夷曠海襄陽人早孤有巫告曰兒相歿且賤為浮

藝海珠塵

江漢叢談卷二

屠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夷曠曰去聖教爲異端不若速死學愈篤天寶初登第後歷臚位封宜城伯劉昫唐書載其事是相術又不足信如此

樂藹

仁卿問樂蔚遠藹知庫火答曰古今事有相類者故易稱知以藏往謂藏往亦可以知來也姚簡之思廉梁書云樂蔚遠江陵人天監中爲御史中丞值長沙宣武王葬庫中火起蔚遠曰晉武帝時庫中火起張茂先以爲積油久灰所致未有無因而火者旣而命吏檢之果如其言又郴州何子元孟春餘冬序錄云弘治戊午夏京

師西直門熊入城守衛者不覺有被傷者大司馬鈞陽馬負圖文昇謂野獸入城非宜旣參問守衛者因乞嚴武事以備盜賊時子元爲職方郎謂同列曰熊之爲兆旣當備盜亦須慎火同列莫曉其義未幾城內在處有火災禮部燬焉或問此占出何書子元曰余不曉占書曾睹宋人記紹興己酉永嘉火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渡至城下郡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蹈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官民舍十之七八余憶此事而言不意其亦驗也唐太宗晉書元帝大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東西南北數十處並發數日不絕此所謂濫

炎雖興師不能救于令升以爲王敦上僭之應又唐書  
宋史所載鄂岳襄郢潭桂辰永諸郡以及應城之廐驛  
江陵之沙市火災不可勝計於乎唐虞六府火在其中  
三代設官火職不廢故周禮有司烜氏修火禁於國中  
有司燿氏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秦漢  
以降火職泯矣不知變理陰陽之道五行獨可廢火乎  
不也

黃母

仁卿問黃母化龍答曰李明遠太平廣記云後漢靈帝  
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龍入於深淵其後時時出

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馬貴與物異考以爲

人異後漢書五行志載其事而班昭之言泥而難信臣

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爲龍者元也入

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天乃

備光盛俯等龜龍有愧潛躍首縱戴釵卑弱未盡後帝

者王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旁纘推求斯異女爲曉

著余嘗謂造化氣機紛揉莫測有人類互化者如女子

婦人化爲丈夫丈夫化爲婦人女子且有適人生子者

自商紂丁丑年以來史籍所載不啻數十見矣其小說

家所載異物化爲婦女儒紳者甚衆大抵皆邪怪不足

論而人類化爲異物則不獨黃母而已章叔虎炳文搜

神秘覽云三國魏文帝黃初年清河宋士宗母閉室浴

久不出家中子女穿壁隙窺見浴盤水中有一大龜土  
宗暨家眾驚啼龜忽出外走甚迅追之不及便入水後  
數日忽還舍逡巡而去又吳錄云孫皓寶鼎年丹陽宣  
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中作一  
大坎注水其中龜入坎遊戲一二日常延頸外望伺戶  
小開便輪轉自躍入於遠淵遂不復還又竇盜廣古今  
五行記云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忽入舍前  
江中化爲鯉魚角猶存首時時暫還晉亡後不復見又  
劉安淮南子云魯有公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又魏玄成  
徵隋書云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爲虎相州有僧化

爲蛇繞樹長二丈又劉氏舊唐書云中宗時普州有人  
化爲虎涪州民范瑞化爲虎郴州左史因病化爲虎又  
脫脫宋史云乾道五年衡湘間有人化爲虎又蕭景陽  
子顯南齊書云高帝郗后化爲龍又歐陽永叔集古錄  
云宣城令張路斯九子皆化爲龍事載唐布衣趙耕  
之文歐陽公引之此  
皆載在往冊不虛也其物類雌雄互化若雌雞化雄雄  
雞化雌鴛鴦雄化雌之類史不絕書而丘仲深濟世史  
正綱特著之蓋亦如人類男女之互化而物化非其類  
者亦如人之化物也司馬君實光資治通鑑載隋大業  
元年鴈門犬化狼仁壽四年龍見代州井中化爲鐵馬

甲士唐中和年陳留烏化鵲明年鵲又化烏臨淮鷹化  
鷺而不能浮水此其故詎可以常理剖哉善乎鄭漁仲  
樵有言仲尼既没先儒駕妖妄之說以欺後世妄學欺  
人妖學欺天說春秋者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推已意  
而誣聖人此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謂箕子本河圖洛  
書以明五行之旨析天下災祥時事吉凶而曲為之配  
合此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洪範者皇極之  
書也豈可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執為吉凶之應哉  
況吉凶有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謂異矣而  
內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

王伯輿基筮於管公明輅公明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

男女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銜華三則鳥入室  
與燕關此三者足以為異而非凶兆無憂也王伯輿之  
家果無患觀叔興管公明之言則國家不可以災祥決  
吉凶明矣余故謂班昭之言泥而難信也惟和氣致祥  
乖氣致異可為通論

解佩

仁卿問江妃解佩答曰劉子政列仙傳云鄭交甫遊漢  
江見二女皆麗服華粧佩兩明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  
見而悅之不知為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

曰此地士女皆習於辭不得佩恐罹悔交甫不聽遂下  
與之言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子有勞妾何勞焉交甫曰  
願請子佩二女遂解佩以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既趨  
而去行數十步視之空懷無珠二女忽不見一統志湘  
妃解佩渚在襄陽城西十里宋顏蕘詩云爽籟盡成鳴  
鳳曲遊人多是弄珠仙蓋以解佩事爲實也余謂江湘  
神女杳冥恍惚變幻無恒交甫奚足以識之屈原九歌  
稱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其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  
兮澧浦崑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此雖靈均思君  
之懷託以寄興而雲中君湘君湘夫人之名亦必有所

繇起豈楚人重巫好鬼自三代已然邪事文類聚云唐  
柳毅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  
也嫁涇川次子爲婢所惑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  
還敢寄尺牘於洞庭之陰有大橘樹君擊樹三當有應  
者毅如其言見千門萬戶中扁靈虛殿一人披紫執圭  
取書進之洞庭君泣曰老夫之罪使孺弱罹害言未畢  
有赤龍長萬丈擘天飛去俄而祥風慶雲幢節玲瓏紅  
粧千百中有一人卽前寄書者乃宴毅於碧雲宮宴罷  
辭去後再娶盧氏貌類龍女妻曰予卽洞庭君女也涇  
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爲報同歸洞庭莫知

其迹又孝順事實云董永千乘人東漢末奉其父避兵居安陸父亡無以葬從里人裴氏賃錢約以身爲奴償之得錢五千葬父畢往爲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爲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復爲奴不敢屈辱婦曰不耻貧賤永與俱往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乃有二永曰言一得二有何乖乎主問永婦何能婦曰能織主曰爲我織絹三百疋卽放汝歸索絲一月之內織畢主驚遂放夫婦歸行舊相逢處婦謂永曰我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遣爲君妻償債君事畢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起騰空而去後世以永故名其邑爲孝感又寰宇記云德安應城之

西境湯池熱沸舊傳里人常見神女貌白如玉出入池中故名玉女池李太白白應城玉女泉詩云神女沒幽境湯池流大川是也又一統志云岳州城南白鶴山乃呂仙招蟒化劍之處有江叟者嘗遇樵夫遺以鐵笛吹之無聲一日登白鶴山紫荆臺吹之響振林谷忽有兩女子出自稱龍女授叟藥曰服此當爲水仙若然則天如江妃湘妃龍女神龍之稱其皆不虛也哉田叔禾汝成天妃宮記云宇宙間至尊者天有帝象焉地爲之配有后象焉其次水爲大有妃象焉故崇其號曰天妃而漕運商市之所江海河漢之濱悉嚴奉之多著靈驗亦



人心誠敬所感也然楚中龍神之蹟尤有可訝者道州  
營道縣有五老祠陽亢宗城以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  
至襄陽遇五老人來迎自云春陵人與之帛與僕問所  
居曰州城西北五里至訪之則無有惟五龍井遺帛在  
焉乃立五龍祠時貞元十九年也大觀四年賜號崇應  
政和侯封為壽聖壽通壽寧壽成壽應五神焉又大岳  
太和山五龍宮記云唐貞觀中歲旱詔武當軍節度使  
姚簡詣山禱雨是夕有儒服五人謁見自謂五氣龍君  
頃之大雨如澍詔建五龍觀以旌靈異乃若屈原受祭  
吳均續齊諧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  
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

忽見一人白稱三閭大夫謂曰君見祭甚善但所遺苦  
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  
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黃麾扶舟荆州志云黃麾  
依其言世人作樓遺風至今黃麾扶舟廟在歸州峽中  
○焦潞稽神異苑云唐咸通中蕭道自右史竄黔南過  
三峽秭歸夢神人曰我黃麾神也祐公出此境○黃麾  
廟記云李吉甫自忠州除潛時峽漲洶怒忽有神人湧  
出水上為之扶舟李問何神曰我黃麾神也又云寇準  
經叱灘亦有神扶靈陳郎之浮尸荆人時杜宇為  
舟自稱黃麾神望帝死於荆江其尸逆水而上至蜀尸起  
望帝以為相使鑿巫山治水有功遂禪以位是為開明  
氏○許中應武昌志云五代末陳九郎總兵守本里  
與尖山王大戰不勝走泉洞死尸流出洞沉於山溪  
港漁人網得之置於下流明日復得如是者數次時大  
旱祈云若仙明日得雨果大雨遂將尸用泥裹塑祀之  
今號九此皆顯奇逞怪於江湘者若夫巖巒谿峒之仙  
郎仙踪幻蹟余嘗著楚乘誕鈔載之備更僕可數也

三楚

仁卿問三楚三郢南荆北荆九江九疑七澤三湘五瀘五溪之別答曰秦漢之間楚地廣遠非三代舊域矣所稱三楚者謂淮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也項羽又分楚為四羽自王彭徐號為西楚本東楚地而吳芮王衡山都邾共敖王江陵本西楚地英布王九江本南楚地鄭康成漢書注即以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焉六國時又有三郢之名謂熊繹初封丹陽在今枝江至楚文王徙都郢即今江陵地江陵縣東北三里舊郢

城昭王畏吳徙都郢即今宜城地都亦稱郢都是為西

郢考烈王畏秦又徙都壽春即今鳳陽壽州地壽春復

稱郢都是為東郢包希賢瑜續編韻府云三郢亦稱三

楚也三國時有南北荆州者關雲長羽既没則南郡屬

吳而魏數爭之故荆州之名南北互立魏立荆州治宛

是為北荆州吳立荆州治江陵是為南荆州也夫楚中

郡名沿革不常姑勿論而山川之名先儒嘗有疑者禹

貢荆州九江孔殷蔡仲默沈注云九江即今之洞庭其

說本於蔣穎叔之奇而孔安國應仲遠紛紛之說始定

據禹貢導山之文自岷山至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而導水之文自岷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  
會爲匯東陵卽今巴陵與夷陵相對歐陽忞輿地廣記  
以夷陵爲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九江乃在東陵之上豈  
在彭蠡下邪蔡仲默釋孔殷曰孔甚殷正也而鄭康成  
則云殷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甚多以言治之之難  
九江下流合于江而九江非大江也孔安國乃言江於  
荆域之界分爲九道應仲遠卽以爲分自潯陽蓋本於  
班昭漢志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東合於大江於是以東  
陵爲廬州地而李德芻元豐郡縣志以黃州爲西陵蓋  
西漢析置邾城地爲西陵縣劉景升又築西陵城爲鎮

非禹貢之西陵也乃潯陽記則又創爲九江之名一曰  
烏江二曰蟠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猷江六  
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茵江李弘憲元和志  
則謂一曰猷江二曰白蜺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  
五曰蟠江六曰盪江七曰麇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  
張須元九江圖又有三里五洲白蟠茵洲之名五洲卽  
蜺江三里卽猷江也梁載言十道志則云江自鄂陵分  
派爲九於此合流謂之九江口又云潯陽江有八洲一  
曰沙洲二曰人洲三曰九江洲四曰葛洲五曰象洲六  
曰烏洲七曰感洲八曰蟠洲江流其間曲折爲九其說

謬甚此言潯陽之九江也而禹貢九江謂東陵之上有  
九水蔡仲默以爲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淑水酉水澧水  
資水湘水余嘗謂沅水卽元水不宜分爲二水而漸水  
源短亦不得名爲江禹所稱九江蓋指瀟湘蒸澧沅澧  
叙辰酉九水也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在九江中而張茂  
先博物志以君山爲洞庭山故張勃吳錄云岳之洞庭  
荆之九江也若謂潯陽則在揚州境豈荆州域哉酈善  
長水經注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今岳州巴陵卽漢  
之下雋地洞庭在其西北則荆之九江爲洞庭明甚其  
敷淺原當在岳鄂之間蔡仲默注云卽江州德安縣博

陽山誤矣豈亦又惑於潯陽九江之說乎羅長源以敷  
淺源在崇陽縣西二百里至今山下近村以敷裏敷外  
爲名楊用修卮言采其說亦度其疆里可信耳又禹貢  
雲土夢作又分雲夢爲二而後世則合稱之蔡仲默注  
云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  
陸皆其地也司馬貞史記索隱云雲夢二澤名人以二  
澤相近或合稱雲夢左傳桓四年邾女生子文使葉諸  
夢中言夢而不言雲定四年楚子濟江入於雲中言雲  
而不言夢蓋與禹貢合漢陽圖經云雲在江北今玉沙  
監利景陵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等縣是也

然邳子故城在今德安或謂在郢沔皆江北地邳女棄  
子於夢中則夢在江北雲在江南漢陽圖經亦謬乃若  
司馬長卿相如上林賦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各曰雲夢  
方九百里特其小小者耳此誇詡之辭何足憑乎戰國  
策秦與楚戰取洞庭五瀦五瀦者九水中惟沅湘溆澧  
澧五水最大故稱五瀦也然湘水又有三湘之名蓋湘  
水發源廣西興安縣界流至永州與湘水合曰瀟湘至  
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而岳  
州城南又有三湘浦又一統志以長沙屬縣有湘潭湘  
陰湘鄉亦稱三湘焉水經注云沅水去武陵界分爲五

溪一曰雄溪二曰楠溪三曰酉溪四曰澗溪五曰辰溪  
皆槃瓠子孫所居謂之五溪蠻馬貴與通考云一曰辰  
溪二曰酉溪三曰巫溪四曰武溪五曰沅溪杜子美詩  
五溪衣服共雲山是也漢書注云五溪在辰州而辰州  
九疑山九峯相似一曰朱明二曰石城三曰石樓四曰  
娥皇五曰舜源六曰女英七曰簫韶八曰桂林九曰梓  
林一作杞林又曾伯端集仙錄稱帝舜告王妙想九疑峯名  
一曰長安二曰萬年三曰宗正四曰大理五曰怡志六  
曰廣得七曰宜春八曰宜成九曰行化九峯之下又有  
九水之名與輿圖地志俱不協皆曾氏杜撰不足辯於

乎楚中山川靈秀篤生前哲備載楚紀余嘗謂楚人以  
藝文儒業稱者有四祖焉鬻子爲成周子書之祖屈原  
爲春秋騷賦之祖襄陽杜子美爲盛唐律詩之祖道州  
周茂叔敦頤接羣聖千載不傳之祕又爲有宋道學之  
祖也楚人造器用飲食者又有二祖焉桂陽蔡敬仲爲  
造紙之祖景陵陸鴻漸爲造茶之祖也范蔚宗漢書云  
宦者蔡倫字敬仲永平中始給事宮掖和帝時爲中常  
侍元初中封龍亭侯倫言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  
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  
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安帝善其能自是莫不

從用焉劉珍東觀漢記云黃門蔡倫典今尚方作紙天  
下稱爲蔡侯紙何子元柳志云蔡倫爲尚方令永元九  
年監作祕器乃創爲紙後世造紙者祀之歐宋新唐書  
云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前代不知飲茶羽嗜茶  
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茶之法茶之具天下始知飲茶  
矣童土疇沔志云鬻茶者或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  
神而西夷驅馬易茶大爲邊疆利是蔡敬仲陸鴻漸均  
有功於世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也

竹王

仁卿問竹王答曰樂子正寰宇記云施州城東南有竹

王祠即夜郎侯祠也常璩華陽國志云竹王興於遼水  
 初有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足間推之不去  
 聞有嬰兒聲持歸破竹得男長養有武才自立為夜郎  
 王以竹為姓漢武帝平西南夷王被殺夷獠求立後天  
 子封其三子為侯酈善長水經注云女子所破竹節植  
 地成林又云竹王以劍擊石出水事甚異一統志云宋  
 崇寧中詔賜竹王為靈惠侯焉魯論謂孔子不語神怪  
 茲非神怪哉然墳羊鯉魚紀在往牒孔子非不知也直  
 不語耳余嘗刪元史至列傳巴而木阿而忒的斤有論  
 焉論曰余讀亦都護傳巴而木阿而忒的斤為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王號也而

嘆太史氏傳疑也亦都護勛業之隆三尚公主子孫世

襲高昌王盛矣史稱其先世產於樹瘦異哉畏兀兒之地有和林木

山二水出焉一夕有神光降於樹樹乃生瘦若妊狀神

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樹瘦裂得嬰兒五上人收養之

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此與夜郎之祖產於竹中者相似

是為亦都護之始祖况哀牢觸沉木而懷妊高麗感日精而卵生皆有母道

何足訝乎然則吞卵履迹又奚紛然辯詰也於乎天地

始判人類初生未有形交必由氣化宇宙間事出常理

之外學士大夫耳目所不逮者何限哉仁卿曰子語怪

矣答曰不然程氏遺書云隕石無種種於氣麟無種亦

氣化厥初生民亦如是凡海濱露出沙灘便有百蟲禽

獸草木無種而生此猶是人所見其海中島嶼廣大人  
不及見者安知其無種之人不生於其間若已有人類  
則有形交必無氣化之人薛德温隨讀書錄云天地之  
初總是氣化今則氣化形化並行而不息觀程薛之言  
則竹王之生蓋氣化也

槃瓠槃一作盤

仁卿問蠻祖槃瓠答曰此臆語也始於山海經卞明生  
白犬白大有牝牡之說而應仲遠風俗通卽謂高辛氏  
之犬名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爲  
南蠻范蔚宗漢書遂襲其說又增飾之至於郭景純張

茂先于令升李延壽樂子正等各述於簡冊其辭益繁  
而信之者益衆矣蔚宗漢書南蠻傳云昔高辛氏有犬  
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訪募天下有能得  
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  
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  
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視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  
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  
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爲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  
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石室  
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樸鑿之結



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  
莫進經三年生子十二人大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  
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其  
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斕語言侏  
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  
滋蔓號曰蠻夷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  
梁符傳租稅之賦又魏畧云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宮得  
耳疾挑之乃得物大如繭老婦盛以瓠覆之以槃俄頃  
化爲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又黃閔武陵記云辰州瀘  
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萬人

中有石牀槃瓠行跡又辰州圖經云石窟大如三間屋  
旁有一石似狗形蠻俗相傳槃瓠像也蠻種有四一曰  
歸明戶二曰施溪武源蠻三曰山獠四曰狢獠種雖區  
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每歲七月二十五日蠻種類  
集宿於槃瓠廟下以牛彘酒鮓椎鼓踏歌謂之樣樣者  
蠻語祭名也杜君卿通典據漢書辯之謂黃金古以  
斤計至始皇以二十兩爲一鎰今日黃金萬鎰非古制  
也吳姓至周始有而將軍乃周末之官今日吳將軍非  
古制也杜君卿之辯是矣而未得其實余謂高辛之代  
本無犬戎之患高辛都亳卽今河南偃師而犬戎在西

陲蠻土在南陲去亳各數千里荒服之外以一犬之力  
既能西走數千里銜吳將軍之首歸致闕下而又能負  
帝女南走數千里飛渡洞庭棲宿於武陵之石窟不餓  
乏哉此其理悖矣羅長源路史云黃帝元妃西陵氏生  
三子曰昌意曰玄囂曰龍苗龍苗生吾融吾融生卞明  
封於卞卞明棄其國居南裔生白犬是爲蠻人之祖夫卞  
明乃黃帝曾孫而白犬爲卞明之子如後世名子爲於  
菟犬子豹奴虎狔之類非真犬也西陵氏宗國在楚卽  
今夷陵地卞明乃西陵氏之胤則徙居南土理或有之  
豈得以其子爲真犬哉既曰白犬又安得謂槃瓠毛有

五采也又郭景純玄中記云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討  
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名槃瓠去三月而殺  
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海  
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女是爲大封氏  
此又非蠻人之祖也合而評之總爲妄誕韓伯暉道昭  
五音集韻云獬狁犬名也是槃瓠當作獬狁蓋四夷稱  
號如北狄西獠獯鬻狁獫狁狁狁狁狁狁狁狁狁狁狁狁  
皆從犬言其性若獸爾後人附會遂有怪談馬貴與四  
裔考云匈奴單于生二女貌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  
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

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經時不去其  
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是天處我乃下爲狼  
妻而產子是爲高車之祖又云匈奴別種其先國於西  
海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盡殺之有一兒年十歲憐其幼  
不殺乃刖足斷臂棄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飼兒得不  
死兒長遂與狼交狼有孕負至山洞其後狼生十男各  
爲一姓阿史那其一也是爲突厥之祖此或因狼子野  
心之語而有是說也又後魏拓跋氏始祖自言天女所  
生吐蕃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多摩長始祖自言龍  
女所生凡此怪談史書載而不刪無亦傳疑之意乎

空言

仁卿曰僕聞子之言鄙心朗然靈矣願持而播之吾黨  
或藏諸名山以貽異代可乎余曰嗟余空言瑣屑無文  
奚而播奚而藏也自書契以後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爲  
左史倚相所讀者今復何在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南歸  
序云嘗讀漢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  
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  
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者百不一二存焉竊悲其人  
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  
方其用心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忽焉以死者

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言之不可恃也  
如此羅長源國名紀論云觀班志劉畧文字固已不勝  
紀其果有益乎無益也而隋唐之書卷帙之多動數十  
百千萬使後之學士腐唇茂齒眊昏雙明而不知其統  
豈不悲哉古人修短隨化皆期於盡古之文人詞士殘  
窮竹帛誠不能不以之興懷夫二公之論符合若此亦  
有見於理勢之必然而昔人所謂萬形皆有敝惟文爲  
不朽又非定論矣余一時空言何足信子欲播而傳也  
母亦信鄣蟬之葉蝕字之蠹而無益者乎邯鄲笑林云  
楚人居貧讀淮南鴻寶方得螳螂執葉伺蟬可隱形之

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  
下先有落葉不能復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以葉自鄣  
問其妻汝見我否妻始答言見經日乃厭倦給曰不見  
於是竊喜持葉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此何益  
也又孫孟文北夢瑣言云唐吏部尚書張公表陽有少  
子嘗讀古方術蠹魚入道經函中蝕神仙字身有五色  
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  
以實瓶中捉蠹魚投之冀其蝕字後竟不得成心疾此  
又何益也夫讀書而信鄣蟬之葉蝕字之蠹是謂書癡  
子信余言亦書癡哉且子信余言而不知余言不足信

知興化縣廳東鵲巢二雛一飛去一折翼獨留光學以藥哺之亦飛去後光學病危思魚忽鵲銜一鱖魚置於庭光學烹食病愈此皆陰德獲報之驗也

藝海珠塵

子部雜家部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匯 喬 文璧 星煥校

說印

葉抱崧篋

抱崧字方宣號麗農江蘇南匯人廩膳生苦志力學乾隆乙酉南巡召試二等是年應拔貢未及與試以病卒著述頗多無子散失

自序

張衡之賦二京也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蓋古者主之以裨官掌之以秘書閭里小智之所及亦綴而不忘誠以芻蕘未必無一得也漢藝文志唯十五家隋唐以後

著錄漸繁宋中興志有二百六十部明焦氏經籍志有三百有六部而卮言日出矣且夫文者道之華也學者讀書汲古形爲著述上之成學術治道之助而下之足以資博聞明辨然後爲篤其實而藝者書之區區比切故事網羅鉤剔甚察而不惠多事而寡功其能免于虛車之誚哉予才質鈍劣好讀書而無所得庚辰秋旣被放索居無事記憶聞見畧倣宋張湜雲谷雜記楊伯巖臆乘例著爲一編曰說卽嗟乎班固有言小說者流街談巷議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以有用之日月而耗費于此甚無謂也知言之君子將謂我何如哉乾隆庚辰十

二月朔南滙葉抱崧方宣氏識

漢文翁遣司馬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七經易詩書禮記周官儀禮也唐選舉志分經爲三等禮記春秋左氏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羊穀梁爲小經宋百官志國子助教十八分掌十經易詩書禮春秋左氏公羊穀梁孝經論語也

宋王氏應麟困學紀聞曰石經有七漢熹平則蔡邕書魏正始則邯鄲淳書晉裴頠書唐開成中唐元度蜀孫逢吉等本朝嘉祐中楊南仲等中興高宗御書按蔡邕書五經本傳言六經靈帝紀魏晉宋嘉祐皆五經唐九

經蜀十經孝經論語易書詩春秋爾雅三禮宋高宗御書六經易書詩春秋傳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  
二篇自漢以來為費氏鄭氏王氏所亂合傳于經程子  
易傳因而未改朱子本義始依古文分為十二卷臨海  
董楷輯周易傳義附錄移易本義次第以就程傳明吳  
人成矩又削去程傳顯刊本義而其文則仍依程傳之  
次第學者于是不知古文易并不知朱子定本已  
說詩者多言變風變雅宋金華王氏柏獨以魯頌商頌  
為變頌其說蓋本之唐成伯瑜毛詩指說

魯詩自西晉已亡宋洪丞相迺隸釋載邕殘碑數版河  
水清且漣漪漪作兮不稼不穡穡作嗇三歲貫女作宦  
女山有樞樞作蔭又儀禮注引詩素衣朱襮作朱綃爾  
雅注傷如之何傷作陽漢書注豔妻作閭妻中菁作中  
寤風俗通有蒲與荷蒲作藪白虎通民胥倣矣作欲民  
斯劾

風俗通又引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  
揜不備不見人短見  
鄭康成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一尺二寸孝經謙半  
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服虔傳春秋稱古

文一簡八字說書者以爲一行十三字括蒼鮑氏以之  
定正武成諸暨胡氏以之定正洪範八二七  
古今年號相同者漢文帝武帝景帝皆有後元漢武晉  
康帝齊高帝皆有建元漢武帝晉武帝及劉聰皆太始  
漢武帝金宣宗皆元光漢武及乞伏乾歸禿髮烏孤皆  
太初漢宣晉康同元康漢宣吳孫亮夏竇建德同五鳳  
漢宣魏曹髦吳孫皓同甘露漢宣吳孫權同黃龍漢景  
與光武同中元漢光武晉武同建武漢章帝唐憲宗同  
元和漢和帝晉安帝吳孫皓同元興漢順帝晉穆帝後  
秦姚泓北涼沮渠牧犍同永和漢沖帝晉懷帝同永嘉

漢桓晉惠同永興永康蜀漢後主吳孫亮同建興後主  
與趙石勒同延熙劉聰及涼僂檀同嘉平齊海陵北魏  
孝文同延興燕馮跋後梁敬帝遼聖宗同太平梁簡文  
南漢劉鋹同大寶唐高宗肅宗同上元唐德宗金海陵  
同貞元宋高宗西遼仁宗同紹興元世祖順帝同至元  
又魏曹睿北魏孝文吳楊浦金章宗同太和唐太宗夏  
趙乾順同貞觀

以四字爲年號者魏太武太平真君唐武后天冊萬歲  
萬歲通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真宗大中祥符徽宗建中  
靖國以三字爲年號者梁武帝中大通中大同以六字



為年號者夏趙秉常天賜禮盛國慶夏氏四字年號尤多不備錄

嗣位之君不改元者三唐昭宣帝五代漢隱帝北魏廢

帝

世言改元始漢文帝其實不然史記秦惠文君十四年更為元年此改元之始也

唐取士之科八十有六見于史者五十餘科故曰科目科目雖多其為時所趨惟進士明經二科而進士科尤為時所重故有登龍門之名漢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為郎匡衡傳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此甲科乙科丙科之始杜氏通典按令文

科第秀才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自武德已來明經惟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又舊唐書楊綰傳天寶十三載元宗御勤政樓試舉人登甲科者三人綰為之首其登乙科者三十餘人是甲乙丙者如今之一甲二甲三甲也

進士始見于王制舉人貢士始見于後漢書章帝紀五年詔歲貢始見于漢書董仲舒傳祭酒始見于史記荀卿傳

秀才之名昉于漢增廣生員始于唐

唐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終身

為文人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唐初秀才科第最高故文苑英華記有舉進士而求試秀才者此則進士未第者通稱非謂秀才科第之秀才也投刺謂之

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

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後世詩文之會即其遺意造請權要謂之關節列名于慈

恩寺塲謂之題名

舉人進士唐時皆未第者通名王氏定保曰天寶十二載敕天下舉人不得言鄉貢皆須補國子及郡學生廣德二年制京兆府進士並令補國子生已及第稱前進

士雍陶詩曾題名處添前字

唐已有監生學生撫言曰貞觀以前兩監之外頗重郡府學生然其時亦由鄉里所升直補監生已爾若鄉貢蓋假名就貢而已

唐進士試以考功員外郎主之開元中以員外望輕迺改歸禮部其曰省試以在尚書省故也唐試進士有省試州試府試京兆試館試監試奉試吏部試諸試今省試即唐州試之制于宋為漕試

顧氏日知錄曰唐以詩賦取者為進士以經義取者曰明經此說未核封氏聞見記謂進士試時務策五道開

耀元年員外郎劉思立請加試雜文兩道並帖小經其  
後改帖六經進士以帖經爲大唐撫言謂則天神龍元  
年始行三場試故常列詩賦題于榜中知進士不願以  
詩賦也明經亦有試詩王貞白有帖經日試宮池產瑞  
蓮詩

西河毛氏選唐人試詩目曰試帖按通典稱明經先帖  
文然後行試帖經之法以所習經揀其兩端中間惟一  
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或得四或得五或得  
六爲通試帖之名蓋與詩賦無涉  
題名錄在唐爲進士登科記宋曰登科錄

制科卽鴻詞科與進士明經諸科各異封氏演聞見記  
曰國朝于常舉取人之外又有制科揆場拔擢名目甚  
衆宋徐氏度御埽編曰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治達于教化  
凡三科

舊唐書代宗記大歷六年上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至夕  
策未成者令大官給燭場屋給燭自此始

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  
杜鄭又孝公十二年作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  
鄉聚爲一大縣郡縣于是始始皇蓋因而定制焉

官署世謂之官衙封氏演曰字本作牙詩曰斬父子王之爪牙斬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近俗尚武是以嘯公府爲公牙字稍譌轉變而爲衙也  
史記秦德公二年初伏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又年表云初作伏祠  
生祠之見于史自後漢始李憲傳淳于臨聚衆數千人屯灣山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克廬江陳衆爲從事請喻降臨于是乘單車駕白馬徑說而降之灣江人共生爲立祠號白馬陳從事

漢有一趙高爲清河太守唐有一蔡京曾爲僧  
李牧白起皆封武安君

古人期喪亦解官南齊書載王儉以叔父僧虔亡表請解職王思遠以長兄思元亡表乞自解

俗以居憂者爲孝子亦有所本南齊周盤龍傳太祖曰我若不渡南則應破函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又卞彬傳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

鄭注儀禮喪服傳繩菲今時不借也賈疏云此凶茶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人今詞人多以草屨爲不借始未明其義

銘鉉云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見春秋疏學名  
二字所由起

有學名有小名又有小字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第  
五甲第九十名朱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

爾雅女子謂昆弟之子曰姪姪固女子之稱也古未有  
叔以從子爲姪者宋書胡藩傳太守韓伯謂藩叔少廣  
曰卿此姪以義烈成名

漢人稱父母伯叔通曰大人疏受謂其叔廣曰從大人  
議

流俗稱謂有出處者妹婿見三輔決錄趙岐取馬續女

宗姜爲妻續兄子融岐曰妹婿之故屈志于融妹夫見  
談藪王詢祖云唯覺妹夫疎于弟婦姨夫見續釋常談  
元氏小叔與姪大淵書云吾時在鳳翔每借書與陸倉  
曹家徒步執陸姨夫師受後生子見鮑明遠詩曰寄語  
後生子爲樂當及時

家屬古名累重漢西域傳屯田輪臺募民壯健累重敢  
涉者詣田所注累重謂妻子家屬也

今人以十五爲月半經史中已有之儀禮士喪禮月半  
不殷奠禮記祭義朔月月半君巡牲晉溫嶠與陶侃書  
剋後月半大舉

藝文類聚卷之四十五  
春秋元命包名氏宿曰天弓

測量之法方易而圓難古用徑一圍三聊舉成數自鎔  
徽祖沖之各爲圓率元趙友欽定爲徑一則圍三一四  
一五九二與今西法同皆割圓以得之西法割圓比例  
以直角三邊形爲卽句股也但異其名不異其實

五祀禮王制注言司命中霤門行厲曲禮注謂戶竈門  
行中霤月令言行不及井祭法亦有國行而無井冬則  
祀井淮南子之女也漢魏以來皆宗之

吾郡府志言木棉起于元按前此已有之南史曰高昌  
國有白氎華可作棉書蔡傳曰今南彝木棉之精好者

亦謂之吉貝泊宅編曰閩廣多種木棉樹秋深開華白  
棉茸茸土人摘取出殼以鑊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  
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

歐陽公曰于茶之見前史自魏晉以來有之按晏子春  
秋言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卯茗菜則  
其由來蓋久特未若後世之盛耳

西瓜爾雅本草諸書皆不載五代時胡嶠于真珠寨東  
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始得此種  
焉

今人以物相遺曰人事亦有所本韓文公奏韓宏人事

物狀云奉敕撰平淮西碑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  
今韓宏寄絹五百疋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  
聞又許氏觀東齋記事載杜牧表云中使奉宣聖旨令  
臣領受江西觀察使許于泉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  
事絲絹共三百

日用器物謂之什物初謂是雜物之譌及考顏師古匡  
繆正俗曰此名起于軍戎遂為天下通名軍法五人為  
伍二五為什一什之內共有器物若干或稱什物猶今  
軍行戍役工匠之屬十人為火一火內共畜器物謂之  
幕調度耳

世俗取婦有拜堂之禮及觀華燭之事自唐時有之見

封氏聞見記又唐景龍中鑄撒帳金錢

凡俗禮多起北魏蓋本其國俗

吾鄉人稱偏提曰注子實古名也

初酌酒用尊杓無何改為注子形如營而有蓋柄仇士

良惡其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著茗瓶而小目之曰

偏提

正經二字本桓譚新論篇目

客氣虛憊之氣也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入盞客氣也南

史宋荀亦松龔顏延之啟曰高自比擬合客氣虛張

許慎說文解字部分始一終亥序云立一為端古端字據

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于亥知化窮冥宋人欲便于檢閱以一東二冬依韻分之而大失其故矣魏了翁曰唐韻二十八刪二十九山後繼以三十先三十一仙今平聲分上下以一先二仙爲下平之首不知先字自真而來周公謹雲煙過眼錄曰吳彩鸞書切韻一本其書一先二仙爲二十三先二十四仙黃公紹韻會卷一注云平聲本無上下之分但以字繁釐爲二卷宋景祐間丁翰林奉詔與司馬文正公集諸儒作集韻始以平聲爲上下然考今世所傳孫愐唐韻已有上下平未知何故又上平二十七刪二十八山亦與魏氏言

不合皆不可考五音集韻又分自真至麻爲中平

三十六字母見溪羣疑爲角端透定泥知徹澄孃爲徵邦滂並明非敷奉微爲宮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爲商曉匣影喻爲羽來爲變宮日爲變徵清濁開合相和缺一不可後人或改爲三十二或并爲二十八皆繆秦隸人程邈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矧爲書法故名隸書卽今真書也故郭忠恕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趙明誠曰誤以八分爲隸自歐陽公始昌黎云爲文宜畧識字今學者承譌襲舛率多忽畧如



詩之斤斤其朗斤讀若斬今皆讀如字禮之相說以解  
說本如字而讀悅周官之兩造造本音糙大比比本音  
避而皆讀如字書禹貢之雍州雍本於用反而讀雖至  
以滑稽之滑音骨為如字數奇之數入聲為去聲校獵  
之校音效為按星宿之宿入聲為秀廷評之評去聲分  
野之分音問三鱸之鱸上聲皆為平聲得不為有識者  
所笑

音聲既譌傳寫益繆以估畢為估嘒衰然為衰然伴負  
為泮渙爛漫為爛熳幅隕為幅幘無異于杖杜金銀車  
矣熲字幘字古無此二字也

張衡東京賦守以鬱壘神荼副焉注海中神名壘巨郵  
反神音伸荼音舒今人多以四字皆如本音讀  
福方六反福方遇反副音力反顏師古曰副貳之副本  
為福字從衣畱聲今嘑一襲為一福衣取充備之意然  
而書史假借遂以副代之副本音替力反義訓剖劈詩  
云不圻不副周官有副辜並其正義也張平子東京賦  
云順時服而設福西京賦云邛福帝居並為副貳傳寫  
譌舛衣轉為示讀者便嘑為福祿之福失之遠矣按今  
唐韻去聲十遇部失收福字  
拾遺記說黃能元魚二字音譌也

七古亦作黍揚雄太元經曰運諸黍政王莽候鉦文曰重五十黍斤

別字見漢書儒林傳曰近鄙別字曰知錄曰今人謂之白字乃別音之轉按宋程子語錄朱子語類已有作白字者

漢司馬相如揚雄始有自叙傳後魏温子升始有上梁文

西京雜記詩博昌安陵人善六博術曰方畔揭道張張畔揭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四語實回文之祖回文詩人知有蘇若蘭而不知唐范陽盧氏母王氏天

寶回文詩凡八百十二字焦氏說楷所謂循環有數應變無方者也

宋父子狀元人知有梁顥梁固而不知有張去華張師德許安世許將

佛書見于中國世謂起于漢明帝按緇向列仙傳曰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二人其七十四人已  
在佛經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祀金人也顏師古曰今佛像是也是明帝之前已有之隋書  
經籍志曰其書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殆亦有  
所據與

後漢書章帝五年詔曰堯試人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始有筆札字北海敬王善史書寔病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餘首注牘書版也蓋長紅尺因取名焉始有尺牘二字

漢薛宣傳下至財用筆研皆爲設方畧張安世傳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初有研字焉

宋蘇文忠公祖諱序始以序爲敘

生而曰諱漢宣帝詔曰其更諱珣東哲勸農賦曰注列名諱也生而有諱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未鉏諡曰成子也

拔書書二本一人觀一人讀視若怨家故曰讐拔出鎔向別錄

鄭司農曰古之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賈公彥謂漢斗檢封其形方上有封檢內有書其初止以通商旅魯公璽書見唐氏春秋傳沿至戰國吏三百石以上皆備之衛宏稱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則不自秦昉也

押字其來久矣宋張氏湜曰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草書唯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采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異

姚懷等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謂押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于移檄或不書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一卷岳珂古冢益杆記言得晉永寧元年甕有匠者姓名其下有文如押字而韓非子言田嬰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知此制自戰國時有之亦謂之花字北齊後主紀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又謂之花押印癸辛雜識古人押字謂之花押印是用名字稍花之

詞人美人文章動以陽春白雪為極至按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知陽春白雪非極則也唐李白詩曰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蓋相承誤用不自今始

題夾深草堂二首

斯堂木幽泉怪石長松脩竹漆椽所證會與時風夜月

姚僧等題名去首尾納縫開故謂押縫或謂之押尾紙  
是書名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  
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字于移檄或  
亦書名中命制作形模非也按集古錄有五代時帝王  
封冊中書曰益曰潤曰谷曰山曰雲貴馨派書天益附承  
流辨國中諷而味香不盡幾人而曰景賦則春白雪非  
愚者白雪國中諷而味香不盡幾十人臣商修林樂以  
各選千人其欲割國憲靈國中諷而味香幾百人其為  
曰曰谷曰潤曰中書其或曰不里曰八國中諷而味  
歸人美人文章題以期春白雪為避至姓宋王權據王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錢塘 吳 荀龍 雙有校

夾際遺藁

鄭

樵簞

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宋紹興中授  
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宋紹興中授  
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宋紹興中授

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宋紹興中授

樵字漁仲興化軍莆田人宋紹興中授

卷一 古今體詩

并記

題夾際草堂二首  
斯堂本幽泉怪石長松脩竹榛橡所叢會與時風夜月  
輕煙浮雲飛禽走獸樵薪所往來之地溪西遺民于其

問爲堂三間覆茅以居焉斯人也其斯之流也顧其人  
家不富亦不貧不貴達亦無病與爾屬相周旋也  
堂後青松百尺長堂前流水日湯湯西窗盡是農岐域  
北牖無非花葛鄉罷去精神渾冉冉看來几案尙穰穰  
不知此物何時了待看臨流自在狂  
堂後施柴堂上燒柴門終日似無聊蓼蟲不解知辛苦  
松鶴何能慰寂寥述作還驚心力盡吟哦早覺鬢毛彫  
布衣蔬食隨天性休訝巢山不見堯

題南山書堂

一泓澄澈照人間明月團團落古潭不向奔流隨浪擊

獨將高潔伴雲閒禪房夜靜留清鑑閬苑仙歸墜碧環  
每到軒前心轉逸了無纖翳可相關

穀城山松隱巖

青嶂迴環畫屏倚晴窗倒入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  
列列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隴麥相縱橫  
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生

送芹齋

千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骸歸日  
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園田何處有向平婚嫁幾時休  
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卻朝冠便自由

題溪東草堂

春融天氣落微微  
藥草葱茏脉脉肥  
植竹舊竿從茂謝  
栽桃新樹忽芳菲  
天寒堂上燃柴火  
日暖溪東解氈衣  
興動便携樽到嶺  
人生真性莫教違

湘妃怨

黃埃遊輦轂翳日  
冷旌麾龍去攀髯  
遠鸞孤對影微魂  
沉江縹緲泪染竹  
依稀枯樹空千載  
寒松已十圍  
蘆花深月色  
燐火劇螢飛  
橫笛瀟湘暮  
哀猿何處歸  
一作啼

昭君怨

長謝椒房草終為薄命身  
那教蘭蕙質翻與雪霜親  
臉

膩勻脂淺粧殘促恨  
顰故知關北夜無分  
漢南春紅泪殘胡月  
輕衣半落塵琵琶凄切  
語愁殺路傍人

輓通判黃子方

歌成薤露悲秋草  
正離離昔異修文事  
今同鬼伯司盾  
衰雙日落夷惠  
兩風遺衰俗  
吾無恨親曾識紫芝

昭君解

巫山能雨亦能雲  
宮麗三千杳不聞  
延壽若為公道筆  
後人誰識一昭君

靈龜潭

泉心漱玉開心孔  
山色接藍慰眼花  
著手摩挲溪上石

他年來訪汝爲家

北山岩

西風曳曳片雲間  
一夜寒泉臥北山  
倚杖岩頭秋獨望  
稀疎烟籠是人間

東山採藥

一掬金丹向晚風  
山前草木盡龍宮  
詩書便是神仙味  
更笑行冲問藥籠

過桃花洞田家留飲

偶從沼渚過山家  
灼灼桃花噪暮鴉  
是處竹籬環草屋  
人間雞黍話桑麻  
抱琴靜聽濤聲急  
對酒閒觀月色奢

可笑南陽劉子驥  
欲尋風土滯京華

薊林閒居二首

薊林蒼翠甚極目  
可吟詩梅子風前落  
杏花雨後移清  
溪通半郭孤月隱  
疎籬寂寂雲山外  
蕭然獨自知  
薊林蒼翠甚霽色  
繞吾廬四面鳥聲寂  
一庭月影疎有  
山皆入坐無日不安  
居好向橋東臥看人  
獻子虛

晨雨

東方斜未徹  
眠色淡初分  
宿鳥林中噪  
凄風葉上聞  
鐘鳴催過雨  
星落避行雲  
獨立草堂內  
涓涓羣動紛

夜雨

夜雨



夜雨瀟瀟至天寒擁敝裘空牀聽幻響獨詠解深憂次  
第園蔬潤參差漁火幽長江風浪息何日放舟遊

村雨

荒村常寂寂小雨自涓涓寒氣侵人急野花入目妍看  
山頻當戶聽鳥倍難眠萬事蕭條盡空餘日暮烟

潤雨

飄飄雨色亂終日悞聞聲釣客呼持笠牧童喜啜羹輕  
香樹下滿餘響谷中清爲謝登臨者枕流洗耳傾

滌懷十首

枳棘何榛榛狡豕不敢下芳苓何暕暕霰霜不敢灑驂

駟馳曲躡舉足難寬假所以古之人犁鋤聊自把  
天命旣倒懸將身賣椒糈朝行畏日薄暮行畏齟齬奴  
娃雖見珍衆嬖心未許展轉溷餽歆敢俟慶雲舉  
孤鳳落鷹巢啼麟墜虎穴未能脫蒙茸安得出軒凸迢  
邁空自倬耀靈久已滅禋身入三門黽勉成吾拙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亦云善擬議嗚  
呼彼鴻漸進德亦猶水我如駕其說木舌暢所指  
八荒有禮樂塗民以耳目五政不得加土賦不能育古  
今貴天常最厭彼嬰犢嗟哉生不辰霜頂滋穀鯨  
潛天以不策潛心以不手天人旣和同飛潛均不朽吾

生既病勞未敢輕俯首久幽不改操旦夕謀杯酒岷峨  
自沉溟巨壑難爲後  
德行尊顏閔股肱卑蕭曹明哲知寢伏文章亦弁髦縱  
彼扳龍鱗何如掉小舸人生一世間慎勿輕自豪  
賢者不飽食何爲仕與農聖人不詭時何爲世所宗顯  
晦既有因盛衰亦偶逢先秋而後春俄頃自雍容  
金革久不息遐方徒彈指誰爲民請命皇天猶未喜茂  
德自不綏眷眷我梓里傷哉古王道樵夫亦冷齒  
嗟余本固陋湛身入花渚未製芙蓉裳已習離房語綽  
約雖多姿涕零何如雨李夏遭繁霜天寒不可禦

家園示弟標八首

天下輕黃憲居鄰孰戴良暴田安足較散絹未爲狂失  
劍羞余里還牛讓古鄉家風留不墜少賤自翱翔  
竹林讀史慣土銼勿粘塵洒掃王維德澆鋤郭太仁使  
才看着履有道驗時薪小物汝知謹同心作古人  
每恨紉綺子交遊半博徒棄家尋有道舍命事名儒風  
雅非難及今人貴與殊夜深何所囑囑汝似狂夫  
讀書經百卷見影豈須驚中夜山精笑寒燈草昧爭脫  
冠神采足擲椽眼光明面壁吾常事菴題天耐名  
仙達憑豪族踈狂自克家看人呼狗寶縱我泛漁槎鑿

穴安蜂豕穿籬避管笳如能癡勝黠寒食賀騶驂  
誰使余爲墨朝朝哭染絲獵鷹才子累殺虎古人癡早  
信山宜面休嫌谷可移日光圖史滿炳燭卻驚遲  
學儉誠佳事慳名豈足居寫多崇厚論讀廢絕交書結  
客饒傾產破貧累賣車前人家訓在孫孔未全踈  
隻身空後死千卷未耐恩不辱看來世貪生託立言無  
家稱馬糞何史世龍門負古今愁晚中宵弔屈原

夏日題王右丞冬山書屋圖

壁間颯颯松濤起冰冽呼燈始見王右丞毫毛矜貴選  
奇傑揮洒冬山書屋圖岩壑幽樸坐高哲數筆蕭瑟天

貌寒不盡枯枝不盡雪高崕岬曲形淒蕭驅禽逐獸但  
松竹傍有一水白于峰千頃奔茫日難豈絹外似覺風  
慘激大江盡斷船相逐室中之人淡如菊長年手携一  
卷書讀則蒼虬恣飛瀑欲奪造化齊冷燠天下無幾焦  
孝然當世寧更有梅福苦吟抱膝此何人乃肯蕭條立  
煉谷古今書畫技總微貴有歛寄生眼目我聞孫登居  
北山隆冬披髮以自覆又聞昔賢暑重裘六月御車鄙  
王侯二公氣岸皆千里朗月白霜胸際浮名士逆天天  
不怒冬景能暖夏能秋千載斯人不可致我于畫間得  
其意揆向高飈遠遠至筆光墨汗俱吐棄但懸此幅清

吾心千岩炎伏曦景熾布褐推車我不避

弔采石渡頭將軍

石頭城下何紛紛將軍疋馬氣如雲金鼓死兮弓矢休  
勢失英雄不自由風淅淅兮月沉沉荻花滿岸江水深  
千年江水留明月一片將軍報國心

採茶行

春山曉露洗新碧宿鳥倦飛啼石壁手携桃杖歌行役  
鳥道紆迴愜所適千樹朦朧半含白峯巒高低如几席  
我生偃蹇耽幽僻撥草驅烟頻躡屐采采前山慎所擇  
紫芽嫩綠敢輕擲龍團佳製自往昔我今未酌神先懌

安得龜蒙地百尺前種武夷後鄭宅

鄭宅為先別  
駕公所居

逢春

吸露枝潤澤大招三陸棲魂魄

秋水歌

效少陵

年年秋水崩江石秋水年年連天碧山中草木盡號呼  
江外魚龍輕虛擲既憐茅屋化飛蓬又嘆蝦蟇共枕席  
人生變化不可知且聽秋風吹蘿薜

負耒歌

煙冉冉兮雨紛紛負耒耜兮出柴門出柴門兮踏行雲  
茫茫山色天未分相率歌吟兮樂耕耘

插秧歌

漠漠分水田裊裊兮輕煙布穀啼兮人比肩縱橫兮陌  
阡

餉饁歌

提筐兮阡陌花紅兮衣白步遲遲兮心迫迫行至止兮  
嗟于役低聲相勞兮日其夕矣

漫興十首

野鳥日啼戶外涼風時入簾間老夫夢後欵枕稚子病  
中解顏

陋巷顏回早死柴桑陶令長生達觀千載兒戲厭見一  
時利名

門前半畝禾苗日午翠色可描笑問耦耕沮溺何勞篋  
笠終朝

今古來去有數乾坤闔闔無涯人生行雲流水處世運  
甕搬柴

初秋一雨秋涼子夜長吟未央階下花枝冷艷堂前佛  
火微茫

壺山八面蒼翠蘭水一泓漣漪容我放歌問渡憑誰拄  
杖支頤

空山無人堅臥冷竈有飯晚餐安得原憲與語雪霜不  
受天寒

花下閒傾濁酒人前莫道清貧殘生全無奢願歲月徒倚竹筠

臨水時思下釣閉門聊學吞氈一身苦樂無定萬事安危有天

鄰沽數盞微醉坦腹北窗短眠風送松濤聒耳驚回夢蝶翩翩

福寧州藍溪寺前問井

靜涵空碧色瀉自翠微巔品題當第一不讓慧山泉

藝海珠塵

集部別集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大興 周 學和 琴德校

夾漈遺藁

鄭 樵篋

卷二 重修木蘭陂記 論秦以詩廢而亡

獻皇帝書 寄方禮部書

重修木蘭陂記

集三百六十潤摠而為一故有無窮之流斷大川之流折而為二故有無窮之澤此邦民貧不任竭作興木蘭

之役者有長樂郡之二人焉始則錢氏之女用十萬緡  
既成而防決次則林氏之叟復以十萬緡未就而功隳  
錢氏吐憤遂從曹娥以遊林叟銜冤徒起精衛之忿自  
茲以還興作乏人惟增望洋之嘆莫克水濱之問且退  
長江之勢使洪瀾怒濤不得東之豈人力也哉熙寧初  
有季長者宏富而能仁故得其稱有此志矣天降異人  
曰馮智日貰酒于其家三年不索酬將行曰當與子遇  
于木蘭山前長者先期而俟乃授以方略晚役鬼物朝  
成竹樊又圖蒼龍以貽長者役二盒于江一以上覆一  
以下承而去孺子可教果得黃石之素書衣履不沾又

見葛公之涉水長者于是依竹爲堤功成不爽鑑石爲  
楹以爲禦距楹爲障以爲瀦壅川之陂循南以濟相其  
高下釐爲三洫使無偏注行五十餘里達于海濱海爲  
四斗門以禦蓄洩凡溉田萬頃使邦無旱暵饑饉之虞  
百年于茲故長者得以廟食焉山岳之摧由于朽壤江  
海之注竭于漏卮紹興一十八年之秋陂失故道由北  
岸而東奔重淵如勺魚鼈焉依三衢馮君元肅適以斯  
時至凡川澤陂池之事一時畫究謂馬伏波所過州縣  
必留心灌溉之利况吾丞是邑而專是職乎木蘭之陂  
吾不得以後時以水昏正而栽之日夜從事九旬而成

不愆于素舉雷成雲決渠成雨父老載塗式歌且舞木  
蘭兆讖者二曰逢竹則築又曰水遠壺公山蒲陽朱紫  
半舉一郡之水此水爲多畫一邦之利此利爲溥使萬  
井生靈免于溝洫則馮丞之績爲可書其辭曰南標銅  
柱已仆風埃北勒燕然又蝕莓苔孰若賈渠難湮召埭  
不朽惟川澤之功與天地爲長久沃州之山白氏有緣  
肇于道猷成于寂然木蘭之陂辱在馮君伊音甚偉于  
今有芬嗚呼源清流長千載融融君子之澤不可終窮  
論秦以詩廢而亡

陳君舉曰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嘗觀之詩

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婦  
衽席之秘聖人爲詩使天下匹夫匹婦之微皆得以言  
其上宜若啟天下輕君之心然亟諫而不悟顯戮而不  
戾相與携持去之而不忍是故湯武之與其民急而不  
敢去周之衰其民衰而不敢離蓋其抑鬱之氣紆而無  
聊之意不蓄也嗚呼詩不敢作天下怨極矣卒不能勝  
其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于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  
下之權嗚呼春秋之衰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  
公卿大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者正所以  
維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



獻皇帝書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爲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人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學粗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復見太平雖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傾難忘日下恭惟皇帝陛下誠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縱之聖以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興自書以來未之聞也臣竊見兵火之

餘文物無幾陛下留心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于是內外之藏始有條理百代之典煥然可觀臣伏覩秘書省歲歲求書之勤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効尺寸願臣究心于此始有年矣今天下圖書若有若無在朝在野臣雖不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之所在獨恨無力抄致默而識之耳謹搜盡東南遺書搜盡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鼎彝與四海之銘碣遺編缺簡各有彝倫大篆梵書亦爲釐正于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補嵩華欲以涓流而益滄海者也念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

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積日積月一  
簣不虧十年爲經旨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作書辨  
訛作詩傳作詩辨妄作春秋傳作春秋攷作諸經序作  
刊謬正俗跋三年爲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謚法作  
運祀儀作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爲文  
字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  
石鼓文考作梵書編作分音之類五六年爲天文地理  
之學爲蟲魚草木之學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  
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傳圖作分野記作大象  
略以蟲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註作詩名物誌作本

草成書作草木外類以方書之所得者作鶴頂方作食  
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九年爲討論之學爲圖譜之  
學爲亡書之學以討論之所得者作群書會紀作校讎  
備論作書目正訛以圖譜之所得者作圖書誌作圖書  
譜有無記作氏族源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闕記作  
求書外記作集古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幸皆已成  
之書也其未成之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  
字書有音讀之書在天文則有天文志在地理則有郡  
縣遷革誌在蟲魚草木則有魚鱉志在圖譜則有氏族  
志在亡書則有亡書借載二三年間可以就緒如詞章

藝海珠塵  
之文論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柰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弔若一旦倏先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俱填溝壑不惟有負于平生亦且有負于明時謹繕寫十八韻百四十卷恭詣檢院投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右文之世寧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鶴歸蕙帳狐正首丘庶幾履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孤爲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鑒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臣樵昧死百拜進

寄方禮部書

樵自讀書螺峰以來念無半席之舊又無葭葦之餘雖辱君子特達之書多欲再通起居又不敢也乃者蔡文郎中以禮部內幅相示不謂平生有此遇也謹歷所以在日月之下不敢孤負寸陰者以陳也樵每嘆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而事多載籍本無說腐儒惑之而說衆仲尼之道傳之者不得其傳而最能惑人者莫甚于春秋詩耳故欲傳詩以詩之難可以意度明者在于鳥獸草本之名也故先撰本草成書其曰成書者爲自舊注外陶弘景集名醫別錄而附成之乃爲之注釋最爲明

白自景祐以來諸家補註紛然無紀樵于是集二十家  
本草及諸方家所言補治之功及諸物名之書所言異  
名同狀同名異狀之實乃一一纂附其經文爲之註釋  
凡草經諸儒書異錄備于一家書故曰成書曰經有三  
品合三百六十五種以法天三百六十五度日星經緯  
以成一歲也弘景以爲未備乃取名醫別錄以應歲之  
數而兩之樵又別擴諸家以應成歲而三之自纂成書  
外其隱微之物留之不足取去之猶可惜也纂三百八  
十八種曰外類三書既成乃敢傳詩學者所以不識詩  
者以大小序與毛鄭爲之蔽障也不識春秋者以三傳

爲之蔽障也作原切廣論三百二十篇以辨詩序之妄  
然後人知自毛鄭以來所傳詩者皆是錄傳又作春秋  
考二十卷以辨三家異同之文春秋所以有三家異同  
之說各立褒貶之門戶者乃各主其文之詞今春秋考  
所以攷三家有異同之文者皆是字之訛誤耳乃原其  
所以訛誤之端由然後人知三傳之錯觀原切廣論雖  
三尺童子亦知大小序之妄說觀春秋考雖三尺童子  
亦知三傳之妄辨大小序與三傳之妄然後知樵所以  
傳春秋者得聖人意之由也詩主在樂章而不在文義  
春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貶豈孤寒小子欲斥先賢而

爲此輕薄之行哉蓋無彼二書以傳其妄則此說無由  
明學者亦無由信也自古立書垂訓家亦不諱其如此  
也凡書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卽已意而求董遇所謂讀  
書百遍理自見也乃若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  
鳥獸之名不學問雖讀千迴萬復亦無由識也柰何後  
之淺鮮家只務說人情物理至于學之所不識者反沒  
其真遇天文則曰此星名遇地理則曰此地名此山名  
此水名遇草木則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蟲魚則曰此蟲  
名此魚名遇鳥獸則曰此鳥名此獸名更不言是何狀  
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蟲何魚何鳥何獸也縱

有言者亦不過引爾雅以爲據耳其實未曾識也然爾  
雅之作者蓋本當時之語耳古以爲此名當其時又名  
此也自爾雅之後以至今所名者又與爾雅不同矣且  
如爾雅曰芴鳧茨蒺藜者以舊名芴今曰鳧茨今曰蒺  
藜此所以曉後人也乃若所謂木山薊梅柟此又惑人  
也古曰木當爾雅之時則曰山薊或其土人則曰山薊  
也古曰梅當爾雅之時則曰柟或其土人則曰柟也今  
之言者又似古矣謂之木不謂之山薊謂之梅不謂之  
柟也人若以木爲山薊則人必以今木爲非木也以梅  
爲柟則人必以今梅爲非梅也樵于是注釋爾雅爾雅

往人作是其纂經籍之所難釋者而爲此書最有機縱  
奈何作爾雅之時所名之物與今全別況書生所辨容  
有是非者樵于所釋者亦不可專守云爾故有此訛誤  
者則正之有缺者則補之自補之外或恐人不能盡識  
其狀故又有畫圖爾雅之學旣了然則亦六經注疏皆  
長物也自古箋解家惟杜預一人爲實當者以其明于  
天文地理耳惜乎不備者謂其不識名物也如五鳩九  
扈皆不明言其物只引爾雅爲據如四凶者天下謂之  
渾沌窮奇檮杌饕餮皆以理說之窮奇以亡窮而好  
奇檮杌謂頑凶無儔匹之貌檮初甚疑此及見山海經

果有此等獸乃知四者爲惡獸之名故時人所以比其  
人也夫以杜預之識一舉不至則有乖脫者如此況他  
人乎樵于爾雅之外又爲天文志以自司馬遷天官書  
以來諸史各有其志奈何歷官能識星而不能爲志史  
官能爲志而不識星不過採諸家之說而合集之耳實  
無所質正也樵天文志畧于灾福之說傳記其實而圖  
其狀也地理家緣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以來皆非制  
作之手雖有書而不能如無也樵爲是故作春秋地名  
雖曰春秋地名其實地理之家無不該貫最有條理也  
春秋地名外又有郡縣改更焉夫人之所以爲人者精

神之用耳耳目精神之府也聖賢得其用而爲聖賢愚  
昧失其用而爲愚昧耳以接音所辨者言目以接形所  
別者文學者乃能通此二岐則無所不通矣今世有韻  
書最多學者不達聲音之意字書雖多學者不知制作  
之意樵于是爲韻書每韻分宮商角徵羽與半徵半宮  
是爲七音縱橫成文蓋本浮屠之家作也故曰分音以  
文之變自古文籀體而變小篆小篆變隸隸變楷又三  
代之時諸國不盡同猶今諸番之所用字皆不同也秦  
始皇混一車書然後天下之書皆用秦體以其體有不  
同故曰辨體學者所以不識字書義緣不知正義與借

義也且如主字本義則燈炷也故其字象燈炷之形以  
爲主守之主者借義也蓋主守之主與燈炷之炷同音  
故也又如笑字本義則小簫也故其字從竹從天以爲  
笑語之笑者借義也笑語之笑與簫笛之簫同音故也  
此之爲借音借義者如惡過各反惡烏路反復房六反  
復扶又反是也醜惡之惡本義也以其醜惡則可憎惡  
故爲憎惡之惡報復之復本義也以其有反報之義故  
借爲復再之復此之謂借義不借音如風蟲之風本義  
也以其蟲因感吹噓之風而生故又借爲吹噓之風如  
疋足之疋本義也以足有迹可循故又借爲疋騎之疋

此之謂音義俱借凡樵讀書之註以亦或二字立例言亦者與正體同音及同義也言或者借體及借義也其字書謂字家之學以許慎爲宗許慎雖知文與字不同故立以攝字然又不知制文字之機故錯說六書也夫文之立有形有象有機有體形者如草木之名所以狀其形所以著其象機者如一二三三之文是也體者本無所取義但辨異其體耳如五六七八九是也許慎實不知文有此也字者以母統子則爲諧聲子統子母統母則爲會意許慎之曰立四皆母文也如草木之類是母文矣以盧附草爲蘆以狄附草爲荻以盧附木爲櫨

以狄附木爲楸盧與狄但從草木之類而爲之聲音不能自立體者謂之子女故五百四十之中皆無盧狄文也此之謂諧聲凡從蟲者有蟲類凡從皿者有皿類凡從止者有止類凡從戈者有戈類蟲皿止戈皆母文也以蟲合皿爲蠱以戈合止爲武只是以二母文相合而取其意耳二體既敵無所附從故不曰諧聲而曰會意也凡此諸書文字之始制作之由其庶幾矣雖百家諸子九流異端皆不能惑仲尼之道也又樵于春秋有云有文有字學者不辨文字有史有書學者不辨史書史者官籍也書者儒生之所作也自司馬以來凡作史者



皆是書不是史又諸史家各成一代之書而無通體樵  
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爲一書曰通史每  
紀法制嗚呼三館四庫之中不可謂無書也然欲有法  
制可爲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實未見其作此非  
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營營之業斃斃之志幸禮  
部侍郎而成就之因蔡文之命謹內上本草成書五策  
計二十四卷外類一策五卷春秋傳二策十二卷春秋  
放一策十二卷春秋地名一策十卷辨詩序妄一策百  
二十七篇餘書或著而未成文成而未寫如韻目錄一  
卷詩傳四五篇韻字之書極多雖二三人亦未易得也

景章兄過蒙參政之知此皆禮部餘論之及也文字別  
已久爲劉守交代次往往無暇及此近于六月末方承  
文字已遣人去潮想歸在旦夕也不宣 泰占校

鄭 樵 意

卷三 上宰相書 與景章兄投江給事書

上宰相書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病不任道  
途再行遺書獻于相公鈞座樵生爲天地間一窮民而  
無所見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之圖書識盡先儒之

藝海珠璣

夾溪遺藁卷二

七

史記卷之二  
欲自今天子中興上達秦漢之前著為一書曰通史等  
絕法制嗚呼三館四庫之中不可謂無書也然欲有法  
制可為歷代有國家者之紀綱規模實未見其作此非  
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營營之業敦敦之志幸禮  
部侍郎而成就之因蔡文之命謹內上本草成書五策  
計二十四卷外類一策五卷春秋傳三策十二卷春秋  
文宗曰豈人志懣懣且出不自詩序安一策百  
與八篇隱字交外定卦卦無類又此改于六其末改承  
景帝民國崇祭知之味此皆斷續論之及由文字限

藝海珠塵

夾漈遺藁

鄭樵纂

卷三 上宰相書 與景章兄投江給事書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病不任道  
途再行遣書獻于相公鈞座樵生為天地間一窮民而  
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之圖書識盡先儒之

藝海珠塵

夾漈遺藁卷三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繡水 項 熊 泰占校

闕奧山林三十年著書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以多而  
斯心所不能自己者其說有三故闕二入京華載書詣  
相府其一為樵暮齡餘齒形單影隻鉛槧之業甫就汗  
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  
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泯人不聞賴中藏秘書百代無  
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理不負夙心仰荷  
鈞慈果得就秘書省投納蓬山高迴自隔塵埃芸草芬  
香永離蠹朽百代之下復何憂焉其二為兵火之後文  
物蕩然恭惟相公撥灰燼而收簡編障橫流而主吾道  
使周孔之業不墜于地士生此時寧無奮發樵也願討

理圖書以自効使東南之圖書已盡今古之圖譜無遺  
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不陳于前前年五月十三日投  
納是月二十七日伏蒙提省之晨特與嘉歎既歲終會  
計指揮收入校讎之籍與先儒之書嗟乎伯牙之琴  
為審音而鼓馮驩之劍為知己而彈此某所以甘心焉  
其三為修書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必能  
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  
天文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凡  
賦物不同形然後為造化之妙修書不同體然後為自  
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晉之書為一書每書之篇

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矣龔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自成一家言始爲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爲己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爲綱以其滋蔓者釐而爲目後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馬遷作表之意是未知遷書之所在也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爲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書而爲一舉而推之上通於堯

舜旁通於秦魯使天下無逸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爲成書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書而修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廢所底定安得爲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爲水不會於海則爲濫水途不通于夏則爲窮途論會通之義以爲宋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可不據仲尼司馬遷會通之法萬一使樵有所際會得援國朝陳烈徐積與近日胡瑗以一命官本州學教授庶沾寸祿乃克修濟或以布衣入直得援唐蔣義李雍例與集賢小職亦可以校讎亦可以博

藝海珍塵  
三  
極羣書稍有變化之階不負甄陶之力噫自昔聖賢猶  
不柰命樵獨何者敢有怨尤然窮通之事由天不由人  
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窮達而廢著述可乎凡樵之  
志所以益堅益勵者也去年到家今日料理文字明年  
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三載可以  
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爲一書惟  
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  
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樵之地理志  
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羣書會記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  
諸史之藝文觀樵分野記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

觀樵謚法運祀議鄉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  
知觀樵象類書論梵書之類則知樵所作字書非許慎  
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  
樵所作韻書非沈約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爾雅  
註詩名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于陸璣  
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  
論則知樵校讎之集于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  
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  
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  
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雞林無貿易之價而鄉校有諷

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間已爲人所知未終篇之問  
已爲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  
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難成風波  
易起竊恐傳者之誤謂擅修國史將無容焉

與景章兄投字文樞密書

厚生天地間藜藿二十有八年矣樵生二十有四矣爲  
兒時楚楚便有脫略流俗志聞君子長者風卽規繩矩  
履不避風雨一求見馬首而還視閭閻輕薄年少蹴躓  
千百輩若躡秋毫始讀古人書而性真率不一一記憶  
憚作時下文章喜盤詰聾牙風雅古淡易春秋邃邁欲

效之而未能也家貧無文籍聞人家有書直造其門求  
讀不問其容否讀已則罷去住曾不吝情寒月一窗殘  
燈一席諷誦達旦而喉舌不罷勞纔不讀便覺舌本堀  
強或掩卷推燈就席杜目而坐耳不屬口不誦而心通  
人或呼之再三莫覺春風二三月間弟兄二人手挈飯  
囊酒甕貿貿深山中遇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凡可以可  
人意向者卽釋然坐臥一觴一咏累月忘歸山林翦蒼  
禽鳥不知人來爭食揮之不退牧子樵夫澤藪相逢呼  
而不就坐卽疑爲神仙怪物不問姓名睥睨而去或採  
松食橡澆花種藥隨漁狎獾優游山谷間自得名教中

樂地故夏不葛亦涼冬不袍亦溫腸不飯亦飽頭髮經  
月不櫛面目衣裳垢膩相重不洗而貞粹之地油然禮  
義充足弟兄親戚鄉鄰僚友謂爲痴爲愚爲妄不相輩  
行也而土木形質又好冲介自守不廣交游以求聞達  
用是見斥于世彌曠宇宙若無所容焉一見閣下便開  
懷許可推階前盈尺之地與之吐氣激昂青雲耳熟視  
詳聽了無難色已而旌節顧蘋蘩中挑剔其所不知裁  
抑其所未及使山野之士聞之色寒盡戴白汗四匝胸  
中覺無膏肓疾不知周公吐握何以過此而機宜學士  
落落穆穆精神滿腹居然是出羣之氣真名家駒也不

鄙寒微兩屈輿從手授忠恪康濟大略千萬餘言承顏  
接詞調款移時布衣受知于此極矣倘犬馬之骨未墜  
于地當効首領以報故不敢不盡其所能亦不敢不盡  
道其所能厚也樵也嶽崎歷落可笑人也眷言文賦體  
物瀏亮籠天地于形內挫萬物于筆端春雲秋月無下  
手處疑不若屈宋賈馬憑凌造化曩括風雲所得驚邁  
絕去翰墨谿徑語出山間筆歸圖畫田夫女子諷道不  
容口疑不若鮑謝李杜回旣倒之狂瀾支已頽之岱嶽  
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千條析理一緒連文捍  
壁周孔俾申韓楊墨佛老重足而立疑不若孟荀楊韓

天才英俊豪拔不羣朝野挹其風格人物推其表燭落  
筆作文言語妙天下干將莫邪難于爭鋒如日出水融  
焜耀人耳目若不敢正視者疑不若王楊盧駱或掉三  
寸舌抹縛王公或清持公論收降物議如扣鐘如懸河  
如玉屑如琴瑟聽之洒洒令人忘倦疑不若蘇張裴樂  
鍊達宏博攬據古今出入羲皇驅馳綿邈如經笥如肉  
譜如五總龜如人物志如入宗廟觀禮樂器疑不若遷  
固向歆經綸韜略勃律理窟畫地布碁岌不可犯如入  
武庫中但見五兵縱橫疑不若孫吳英衛乃若義分明  
于霜信行直如茲平生之言握手入地不軼毛髮厚也

樵也仇牧苟息其人也利不可回威不可卻義存友道  
視死如歸瑟然英魄與秋霜爭巖厚也樵也程嬰杵臼  
其人也伏節奉使有死無二直挫彪虎而奪之氣其英  
姿激奮動人毛髮厚也樵也毛遂藺相如其人也岩岩  
清奇壁立萬仞精神動天威毅貫日其義氣凜凜逼人  
若有寒色厚也樵也荆軻聶政其人也孤城圍急飛鳥  
不敢度獨能身質鈇鉞拯危亾于菹醢中壯圖諒節類  
嵩華不吾壓使英烈之命不委于草莽厚也樵也解揚  
其人鐵腸石心志勤忠孝身全君父銜笑就刑生爲萬夫  
雄死爲壯士鬼厚也樵也紀信其人也抱松筠之節歲



寒不凋堂堂直道讐惡豺狼若象牙若犀角疑若有不  
可拔氣厚也樵也蘇武其人也膽幹應辨隱有城府奉  
歛侯之旂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揚威昆西何其壯哉  
厚也樵也陳湯其人也生不封侯死不廟食非丈夫也  
勃勃雄飛氣吞逆虜期以革裹尸而後已厚也樵也馬  
援其人也標格逸亮洒出物表臺閣生風奸雄斂手砥  
礪名節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厚也樵也范滂其人也褻  
裳赴義擲足輕生雖百刃礪骨而峯岨不頓嘔肝瀝血  
號呼欲絕天地聞之無置顏處厚也樵也向雄其人也  
主憂以辱主辱以死篤在三之義雖崎嶇晉陽而端冕

繾綣臣節愈恭義血點點模糊御服誠疾風中勁草厚  
也樵也嵇紹其人也張膽厲聲矯首奪色臨刃鋸鼎鑊  
而言詞益壯吐忠飲憤含胡而絕在今與古蓋干一焉  
厚也樵也顏杲卿其人也一腔義氣剗奸剔邪而其燄  
萬丈使蜂毒狼威斃然疑阻而不得逞其禍害厚也樵  
也何蕃其人也擁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不測之虜梗其  
喉牙掣其首尾生雖不能報君死當爲鬼以擊賊皆裂  
面血疊尸通道古烈丈夫也厚也樵也張巡許遠其人  
也此志不展則栖遲林野長嘯泉石負耒而耕耕破北隴  
春煙叩角而歌歌殘南山夜月一丘一壑一山一雲便足

了一生事下視勢利而胸懷洒洒然者厚也樵也向子  
平寶季威其人也然則厚也樵也何人也沉寂人也仁  
勇人也古所謂能死義之士也謂人生世間一死耳得  
功而死死無悔得名而死死無悔得義而死死無悔得  
知己而死死無悔死固無難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  
塵蒼生鼎沸典午興亾亾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  
一死以售功售名售義售知己故此見閣下以求其所  
也王彥章有言人死留名虎死留皮史臣謂其真忠益  
天性也厚樵自卜其兆若胡越相視則知人豈真易哉  
閣下筦樞庭爲天子大臣厚樵風塵布衣在天地間一

蠶蟻數當代文伯閣下實司之厚樵未許籍衙官列閣  
下出入三朝爲時元老厚樵黃嘴經生耳且閩蜀相距  
彌萬里遠近之相懸貴賤之相懸賢不肖之相懸先進  
後學之相懸其間事宜百數駟舉烽燧傳呼不相及者  
何以三見問而分不聞毛髮蓋磁石取鐵以氣相合固  
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旣蝸吝蠶淺不逃鑒察當展盡底  
裏以俟採擇厚逸邁而痴樵幽邃而愚厚痴絕樵愚絕  
厚於世俗有領袖樵于人物有林藪厚見理如破竹迎  
刃而解初無留手樵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擘折稍遲耳  
厚于文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樵于文如懸崖絕壁向

之瑟然寒人毛骨厚仰視韓愈如不及樵下視李白如  
常人厚下筆如迅馬歷隴陂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  
蹶失樵下筆如大匠掄材胸中暗有繩墨每作文文成  
自不曉其義必求厚爲之解說然後胸中曉然者厚常  
曰吾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得乃爾厚得之易得樵  
而後峻樵得之紛得厚而後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  
厚而朱紫分厚貞粹之地可容樵千萬輩而峰峒孤峭  
樵自出厚之右厚應辨多方略樵遲鈍有隱思厚臨倉  
卒若素成綽有餘波樵臨倉卒若暴疾昏黃徐而圖之  
了無一塵相累使厚司臺諫則世無豺虎跡使樵直史

苑則地下無冤人智解文鋒氣挫遮虎使于四方不辱  
君命則厚優于樵正固幹事不避鎔錙能辛苦其身爲  
紀綱先樵亦優于厚當官正色不畏強禦則厚優于樵  
小心事君繼繼朝夕樵亦優于厚至當廟廊擁幼君當  
大節而不可奪則厚能之樵亦能之臨財廉取與義出  
人無私交之行可爲百僚則厚能之樵亦能之斟酌治  
體如扁鵲治疾盡見五臟凝結解紛排難如庖丁鼓刀  
無少留刃厚能之樵亦能之厚也樵也平昔囊櫃中短  
長不出此耳推短論長于閣下有望焉古者將門必有  
將相門必有相故蕭何之于韓信羊祜之于杜預王導

之子紀瞻李勣之子戴胄皆相首尾以成功名厚樵生  
平用心于古人閣下亦以古人許可幸犬馬之齒未  
桑榆正當戮力周旋閣下著一鞭于中原使白骨更生  
寒灰復燃特反掌耳惟閣下置之肝臆而終始之

與景章兄投江給事書

國有可賀而弔可弔而賀者士有若達而窮若窮而達  
者此理甚明而甚幽甚微而甚著知者或失之十五愚  
者或得之十一得失之機間不容穽按爾雅釋木椹羅  
疏一名赤蘿說文作椹羅也又淮請為閣下開敘其端  
南子齊俗訓披斷撥椹註順也  
厚樵莆陽田家子也亦經生也非愚非智所恃者胸中

無膏肓之疾解紛排難洞肝徹臆遇不平事則熱中振  
衣達旦不寐奔往掉赴苦將後時用持此說躡履擔簦  
不避風雨求見通人而論之得通人則論不得通人則  
不論也當海宇晏清方隅寧謐長揚羽獵鬪鷹走狗吳  
姝荆艷盡態極妍時也人以為可賀厚樵以為可弔白  
刃雲屯蒼生鼎沸天子蒙塵百官連頸宮中生棘雨露  
沾衣時也人以為可弔厚樵以為可賀昔馮道馳馬之  
喻得之矣懷黃金帶紫綬乘肥馬廕廣廈美食大觀重  
門高第凡此之輩人以為達厚與樵以為窮面色黧黑  
形神潦倒朝夕藜藿不計飽煖凡此之輩人以為窮厚

與樵以爲達昔韓退之放荆潭詩序得之矣馮道爲河東掌書記時奉使山中過井陘之險躍馬蹶躓不敢怠銜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此無他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于所忽人之情也請以建武天寶之事以明之開元之際太平之日梨園窮絲桐之妙驪山極土木之役自以爲太平磐石之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也豈意禍起蕭牆奸生帷幄嬪嬙魚肉乘輿播遷蜀山草木相對何心厚與樵所謂可賀而弔蓋已然之明驗也火德中微賊臣內擅黃巾赤眉連山互谷四方之盜如雲而起人謂漢家血食于此已矣世祖赫憤

南陽徒步奮呼天下不約而從者總百萬之師使高祖之業不絕如綫未幾建武之隆頌聲洋溢豈天意哉或人力也厚樵所謂可弔而賀已然之明驗也退之嘗曰和平之聲淡泊哀思之聲要妙懼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好此無他憔悴起哀思膏粱生痼疾人情之常也請借諸葛王衍之事以明之典午衣冠以浮虛相誕而夷甫以風流儒雅獨成門戶雍容風格洒落人耳目間以爲雲天上人矣及臨小患害低頭畏避莫敢支吾頽牆之禍殞身赤族此夷甫之達厚與樵得而窮之也諸葛武侯瑯琊田翁也躬耕隴畝風日刺其肌蔬糲攻其

腸熒熒然曠四海若不容其軀一旦感會于蘋蘩中談  
笑而取岷蜀君臣相遇以魚水爲不若何其一身計之  
而不足天下計之而有餘此武侯之窮厚與樵得而達  
之也以往鑒今正國家可賀之辰而羈旅求達之日然  
黠虜未羈亭障未肅皇圖未復調發未弭父兄之恥未  
洒天地憤容日月奪色至尊野食貌虎枕戈亦上下愁  
蹙之時也以厚與樵觀之勁敵不足憂弱卒足憂貧賤  
不足憂富貴足憂則爲厚與樵者易爲閣下計者難矣  
蓋艱難之主勤勤則易曉犬羊之兵驕驕則易敗厭亂  
之俗易成飢渴之民易得況以夷狄之五不當中國之

一驅飲憤之民伏義奉辭以吾多算制彼無算以吾重  
地制彼散地以吾銳氣犯彼歸氣吾專爲一彼分爲十  
取用于國因糧于敵險其勢短其節如轉圜圖旱于初  
之山縱不能正橐街之戮長纓之羈亦足以聽生靈之  
憤刷祖宗之辱兩宮帷殿必不寥寥于穹廬沙漠之鄉  
也爲國計者不亦易乎若今日之兵教導不明典刑不  
正溺于疲將之手持之失其紀律進無銳意軍有亂心  
馭之則亂不馭亦亂馭之其亂速不馭其亂遲信乎爲  
兵計之不易也厚與樵野人也身不紆君之絛口不膏  
君之粟得志則行其義不得志則肥遯山林一丘一壑

一觴一詠下視勢利如擺脫鴻毛耳爲厚與樵計者不  
亦易乎若閣下衣人之衣懷人之憂乘人之車載人之  
患食人之祿死人之事當此時也不能垂尺寸功名以  
自効使國家無環視之責而臣子之心所以憂者亦不足憂  
何如信乎爲閣下之難也然人之所以憂者亦不足憂  
爲國計固易爲兵計不難爲厚與樵計固易爲閣下計  
不難與其進也則狂瞽之見庶殫萬一以所爲難者而  
爲易若反手耳柰德厚信至而未達不敢躁辭以求媚  
如其不遇則天也命也夫復何言且爲閣下言之峩冠  
懷帶與裾投刺者或挾親而見或挾故而見或階緣親故

先容而後見也迹相仍袂相屬也然有畫一奇吐一策  
爲閣下計者乎有人于此親非崔盧故非王賁又無左  
右介紹爲之先容敢仗天下大計堂堂求見閣下謂此  
人胸中當何如哉世有非常之難又有非常之功又有  
非常人豈常人所能賞鑑哉厚與樵見今之士大夫齷  
齷不圖遠略無足與計者用自獻于閣下昔蕭何引韓  
信于行伍鄧禹薦寇恂于偏裨周瑜交魯肅于閭閻元  
直推轂孔明于隴畝厚樵誠有望焉嗚呼羽毛旣成因  
風而騰鱗甲已就待雲而興厚樵風雲閣下實司牧之

解一詠下視勢利如掃脫鴻毛耳履厚與於計者不  
 見而繼繼甲子旅旅之與與氣然履厚與之尊屬以之  
 其哉遊庄賦无動地專驚龍前望詠無難限手動如母  
 言无益而隆壽萬家此言論弊國欲交會燕于開國示  
 猶不圖款詞飛只與情淺賦自熾于國不昔蕭何自韓  
 非常人豈常人祖翁賞繼新早與燕良今之士大夫繼  
 人眼中所成吸新世會非常之難又言非常之世又言  
 百八餘為之决容效外天不大有堂堂非見國不謂此  
 為聞不信者乎言人下此賤非豈盡效非于言又無之  
 去容而逐良出以休以休以休以休以休以休以休以休以



